

書

見閩雜紀序



昔人謂文章滯乎氣運制作本
乎心術汚隆盛衰之故居可睹已
顧江河之趨既不可挽山川之變究
且日甚世道互喪文行交譏殆不知
所終則今日之紀載蓋難言之矣邇
者公車之牘紙貴長安講堂之席

心錯闢右跡其矢口高譚橫目滿
視不啻置其身於青冥之上下視
等夷曾不當其一瞬詎不人逢于
而家周孔哉乃依阿泐忍敗檢踰
則有辱人賤士所不屑共陰實蹈
之即令其心口自質亦難置對寧
是持論之顛所為心術非也彼謂求

名於名求利於利者之未必得而求
名利於氣也道學者若取諸寄
物即不得亦可換以為重也又其
甚於身祀公議計無以自解而
托之以逃怒目裂眦迂行緩步殆
尤甚焉曾是其面目之不怍也心術
至是尚可以人理測而違心之語

尚復憑乎此余之所為痛哭流涕思焚筆硯以謝之者也會承之於桐得師事李臨川先生先生先

生道詞正色誠心質行終其身

無不可與人言而人卒莫干以私

通籍逾四十年曾不及洛陽負

郭之半少想見其大却矣間及

時事興風俗惡為別感慨淋漓
至為墮淚蓋其素所蓄積
固然如其刪定見閑雜紀非裨
益身心及關係世教者不錄善
善惡悉凜於斧象直令讀者
有瞿然勃然之思因竊窺先
生之所筆於書者皆其體

備於躬而不愆於禮義者乃其
不詭於著述也若先生者所謂
真氣節先生也學先生之所
紀見聞真氣節道學子之所
稱根乎心術者非耶詩曰維其
有之是以似之先生有焉一絲而
繫千鈞之重斯關世運非淺鮮

矣汚隘盛衰之際不能不三致
慨云

萬曆戊戌進士兩知浦江桐鄉縣
事古膠須之彥撰



臨川李先生傳

士必懿而後求文藝此論士之槩也先生行不愧影寢不愧衾足可傳於后矣是為之傳先生姓李諱樂字彥和別號臨川世系具載家乘中其先世有宗恭者自松陵贅青鎮遂為鎮人籍桐鄉再傳而為思椿公吳有隱德不自炫飾即先生父也思椿公以先生貴贈給諫孀母朱贈孺人生母沈封太孺人先生生而簡重雅不好弄長出就傅益嗜學彌篤未弱冠補博士弟子先是署府別駕全公夢

臨川李先生傳
先生行不愧影寢不愧衾足可傳於后矣是為之傳



一歲冠而衣錦鷄者詰朝先生進謁宛如其
夢人以此卜貴徵云嘉靖乙卯舉省試罷公
車肄業成均惟時與海內名公遊出一庵唐
先生門下為入室弟子若靜臺杜公兼山范
公咸器重之未幾而思椿公家居病且革時
司成孟河馬公董監事敷教嚴重先生不以
告輒倍道馳歸侍湯藥者匝月而思椿公卒
馬公亦以此諒先生孝置勿問也戊辰成進
士起家新淦縣令淦故江右瘠邑當孔道重
以前令相沿失政諸務廢弛先生下車一切

墮飭時以激揚寓撫字或戴星視事或秉燭
爰書裁削不急之務者十有其七初至庫金
纔數百耳積至末年而十倍之先生為政主
以節省惠民以故民蒙實惠弗令吏胥得以
舞文乾沒也鄙將軍部兵於前途所在標掠
城門晝閉將取道於淦淦人心悸先生僅僅
致廩餼給帳具而已鄙自愧慚勒所部前去
嗣是有後先生理淦者雖既去未嘗不思先
生拜禮科給事中自念居言路慮無不矢心
以報上科場一疏極論試官諸不法事時江

傳
陵柄國有不附已者輒排去而是疏尤為翰
林諸公所銜弁再疏擊一京兆則又其倚江
陵為座主者然弗能庇也會以太孺人病欲
陳情終養而江陵以自告疾為諷先生曰吾
豈戀一官其以孤吾母也歸而奉太孺人優
游潘輿者三年比出當事者陽為補原官吏
垣而實以素所目懾故擠之出為福建僉事
先生復夷然曰官守言責等耳若者為吾任
若者非吾任乎備兵延平者年餘改分巡福
寧春秋閱兵壘壘所以覈兵實減供具大約

一如為令時督撫楚侗耿公嘆曰天下有痛
憐民膏如福寧道者乎隨減軍門供用者十
之四閩有叅戎呼良朋者於諸弁中最驕悍
難制獨一當先生則懼服不敢動署離州二
十里而近故事移福寧丞居之先生曰丞居
州則近州舍而別處將何事不可擅為民其
慎悴矣即撤丞還川著為令居無何陞江西
東河道叅議間道奉太孺人就祿養尋以太
孺人思故里乞致東還蓋先生所重在嗣息
而又以孺慕太孺人為念故入而出出而復

請以歸居恒嘗自歎曰不孝之人沒無以見
先人於地下則先生之心滋戚矣奉養太孺
人盡歡既考終合葬歷十餘年薦剡凡數十
上起廣西叅議久而不赴控辭復予告尋起
尚寶司卿不赴已推太僕太常少卿皆未下
而先生老矣居之後構一小園顏曰拳勺中
結真隱樓為登眺之所往時鎮有烏溪九老
社先生復振起之相與唱和吟咏興到則招
同社友買小艇訪沈東臯遺蹟自致政後多
閒屋屏跡不入城府邑士大夫鄉飲舉先生

為祭酒不再赴餘惟答拜僅一往辭色無所
卑屈望之毅然有先輩典型歲時伏膺薦享
虔肅不沒恩不揜善敵睦宗姻蒙舉火之惠
矜恤孤寡殫賑錫之仁人有緩急亟為解紛
事有不平慷慨代理鎮故有鹽舖戶領役者
多破家以鹽金重船值尤重也先生力為之
鳴當道寢其役鎮賴以寧先生才不竟於用
經畫措注復時見之於鄉方試政時部尚書
南宇高公性簡重慎許可獨矚目先生骨氣
凝厚異日可建大事比入諫垣而中朝一二

名卿偉人咸嘖嘖而諫疏稱真諫議也禾郡
陸莊簡致太宰歸恒自訟曰失推一李臨川
大欠事因以囑代者繼山沈公業以直諫毅
動天下常自言得百沈不如一李而少松中
丞滕公亦曰安得如李臨川先生也者挺然
自拔於風塵波蕩之秋此必由師傳得之已
而詢知為一庵先生門下士嗟嘆良久觀其
自道曰無心之失甚多有意之惡不作直已
窺真心自了之訣矣所著有見聞雜記拳勺
園小刻烏青誌李氏族譜如干卷文質而理

讀者亦可槩其為人焉先生沒未踰年而里
中父老念先生不置思所以羹墻先生者為
立祠尸祝同於畏壘當道亦檄入兩郡鄉賢
年八十有七以艱嗣故繼其季弟棊子遄為
已子遄醇謹愿慈諸孫輩彬彬文學蔚起有
先生風

贊曰若李先生可稱古之獨行君子較然不
欺者矣當江陵柄國時一國之士若狂其最
下者羶附蟻集獵取華膺豈乏若人獨先生
慷慨立朝義形於色侃侃而疏不欺其志言

續卷六

卷十

卷十一

附青鎮密印寺鐘成碑記
又尺牘三道

卷六

卷五

卷四

卷三

卷二

見聞雜紀卷之一

吳興李樂彥和述著
朱國禎文寧校正

人纔學便須知有着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今當於何處着力陸平泉云不過庸德之行庸言之謹

楊慈湖云學者通患在於思慮議論之多而不行孔子忠信篤敬之訓

范文正公謂賈內翰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終身行之內翰自謂平生用之不盡

薛文清公云舍而不求曰忘求之太過曰助長

胡力庵每頌此語謂學者所患正為忘字自朝
至暮念念不忘便是聖賢
薛文清公常言心如鏡敬如磨鏡不敬便昏了
所以說學有緝熙於光明

慈湖遺書云學者涵養有道則氣味和雅言語
閑靜臨事而無事

文公訓子帖云大槩禮數要恭謹詳緩不要倉
皇顛錯

顧東江嘗言人家夜飲晏起乃奸盜所由始
訴訟一事最當謹始使官司公明可恃尚不當

為或官司雖無心而吏入佐使亦何所不至有
是而後悔之固無及矣况隣里所爭不過侵占
田界逋欠錢物及兇悖凌犯耳徐徐諭之可也
李參政漢老作其叔父成季墓志云居鄉則以
困畏不若人為哲真達識也

後生才俊者父兄當以為憂不當以為喜須常
加檢束令熟讀經書訓以寬厚恭謹勿使與浮
薄者游處不然其可慮之事蓋非一端也各須
謹之

王靜泉見戶內日晷指之云光陰不可再得如

何容易放他過去
伊川云今人於外事外物件件要好只有自家
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待得外事外物好時自
家身與心已先自不好了也
凡人粧成十分好不如真色一分好
陸平泉云朋友者今日之典籍典籍者往時之
朋友籍溪教諸生於工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
懿行或詩及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
往來誦之咸令精熟
康節誦希夷之語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

宜處不可再去有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
宜處得便宜蓋可終身行之也

張魏公每訓子及門人曰學者當清明其心默
存聖賢氣象久久自有見處

呂申公居家夏不排窓不揮扇冬不附火平生
未嘗行草書尤不喜人博未嘗較曲直聞謗未
嘗辨

平泉言朋友易合者到利害之際多不得力其
落落難合者到利害之際反得力

夫子溫良恭儉讓五字常要想見其氣象謝安

迎桓温時氣象常要想劉寬下車還牛氣象常
要想

司馬温公曰去惡從善舍非從是人或以為如
制悍馬幹磐石之難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
戶樞何難之有

閣老木齋謝公正德初致仕上章力薦守溪王
公匏菴吳公以代已吏科給事中王昂論選法
得罪吏部尚書遂菴楊公救之薄譴二公伏休
大臣之風今不可復見矣

陸贄云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

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非計也今各
邊總兵巡撫見一 出一軍賞一功罰一罪必
須奏請令不得行事由中制互相推調常致誤
事由於將權不重故也

正德十四年鐵寧江彬用事南毅帝有旨南

巡舉朝文臣諫不聽金吾衛指揮張英懷匕首
入端門剖腹出心以諫死御道上其忠烈又出
漢辛慶忌唐張萬福二將軍之上

呂涇野先生柎正德三年登進士第一時巨璫
劉瑾用事權傾中外以其同鄉也欲要致之先

生不往繼而以禮來賀又却之不受瑾啣之先生因請告歸於高陵瑾使入偵於途少有可議則就逮焉行至保定卒無所得而返先生之學於斯亦可見矣

可言不可行不若勿言可行不可言不若勿行平泉至本一禪院法堂與隱南禪師云每常靜坐中覺胸中自有一種快活對人道不得今士大夫以紛華盛麗為樂吾看來樂得不甚爽利許魯齋詩云萬般補養皆虛偽惟有操心是要規

悟真禪師云靜中將平日所憂所疑看破自然

不上心來

妄情觀破則滅

日常舉動須要知是甚麼在

這裡舉動

一切動靜俱屬真性

分外事一毫不與使其心

超然無繫

白雲云性如天清明廣大性如地包容徧覆性

如水周流無滯

靜也不妨動也不妨動靜間不把真性點汚方

纔是道

禪家本不求益只要了却一生無所牽累便是完他事心無罣碍此生亦空

一庵云達磨面壁九年不曾有一刻閑閑了便有乘之者矣益只要了快一由無他幸是野晏

把點檢他人功夫做自已事何有不辨對點檢是副人的意不特管人過失也上蔡所謂矜字正此類

目有異見耳有異聞須正已心終不為患臨死

只有安命一法更無妙理可尋所以謂之淡中

滋味

張含齋云這心駕馭他不得須是靜中慢慢收拾然亦無工夫可用處只是凡事退後此不得已而應之可也

伶俐人去道遠所以要痴要呆

神仙伎倆無多子只是人間一味呆

怨我謗我無非助道之良緣愛人敬人便是操心之要法

惡字不要看重了如私情眷戀圖謀計較前思後笑自擇便宜的心即是惡念如酒色財氣是非人我板緣愛念患得患失皆是惡也

只有迷悟元無凡聖

大珠和尚云心逐物為邪物從心為正乃知先

儒所謂循理不是行好事之謂也

火宅塵勞何時是了安樂得一日便是千萬日

身圖錄
卷一
樣子

平時不怕死臨終却忙亂此是正念主不定也
所以功夫全要在平時

思量計較聰明伶俐於此箇門中一點也用不
着

素問曰恬澹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内存病安從
來

郭康伯遇神人授一保身衛生之術云自身有
病自心知身病還將心自醫心境靜時身亦靜
心生還是病生時郭信用其言知自護愛康強

倍常年幾百歲

康節云老年軀體素温存安樂窩中別自春盡
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濟自家身此自養之旨
也

華佗云人亦須少勞動使穀氣清

今人怕死至傷生之事却敢為聖人於傷生之
事自不為到臨死却不怕論語謝氏註云聖人
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
擇也

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

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
此亦可為座右銘也

大渴不大飲大饑不大食恐血氣失常卒然不
救也荒年餓草飽食即死是驗也嗟乎善養生
者養內不善養生者養外養內者安恬臟腑調
順血脉使一身之氣流行沖和百病不作養外
者恣口腹之欲極滋味之美窮飲食之樂雖肌
體充腴容色悅澤而酷烈之氣內蝕臟腑形神
虛矣安能保合太和以臻遐齡耶
古之善攝生者居常少思慮忍嗜慾平喜怒寡

憂樂澹好惡世之美麗貴重物事舉不足以入
其心由是志意舒暢形體安和血氣順利度百
歲矣經曰不治已病治未病其此之謂與
方正學曰寒即乎燠暑即乎涼自外至者懼其
已傷而不知發乎中者為身之殃噫嗜慾之毒
甚於劔芒人惟寒暑之慎而不於此之防何耶
人從慾中生死孰能無慾但始則濃厚次則淡
薄次則念頭雖起過而不留次則雖有念如嚼
蠟而無味又次則無念斯為工夫耳古箴曰不
怕念起只怕覺遲

身臨雜錄 卷一
仙人道士非有靈積精養氣以成真

忍力最難如遇喜多言欲忍之使默見色思濫欲忍之使伏逢樂將縱欲忍之使歛臨食方其欲忍之使節皆人之所難也

晁文元公曰人生大難惟有重病極貧大亂三者而已其餘細故何足介懷

東坡居士在黃州嘗書云自今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則三之可損不可增召我者預以此告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

顧左山絕欲七八年矣而壽止六十八好酒故也可見酒色財氣四件皆能戕害惟色為速耳李南涓云吾午飯後不看書

天下事都是假的要識得破

王鶴坡嘗言飲食畧多一口便不是畧覺饑氣便要析本鶴坡稟賦甚弱九十餘乃卒

何五山云脾胃也要歇息他磨子常用也須壞了

范冲座右戒曰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何五山云要節飲食須於舉筋時便着意

真隱齋錄
隱南禪師云凡視聽皆能損神閒處徐步最好
安定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案或久坐皆於氣血
有傷

四百四種病宿食為根本
朝打坐暮打坐腹中嘗忍三分餓
名利不苟狗喜怒不妄發滋味不過求聲色不
耽嗜神慮不邪思可以無病常壽

陽明先生曰絕飲酒薄滋味則氣自清寡思慮
屏嗜慾則精自明定心氣少眠睡則神自澄
康齋云月下詠詩獨步綠陰時倚脩竹好風徐

來人境寂然心甚平淡無康節所謂攻心之事
李谷砮云宇宙中有箇大快樂要人會受用
久廢不可返成積弊不可頓除優游不可久戀
人情不能恰好禍患不可苟免夫為善知識達
此五者涉世可無悶矣
蹇者命在杖失杖則顛渡者命在舟失舟則溺
凡林下人自無所守挾外勢以為重者一旦失
其所挾皆不能免顛溺之患

唐一菴云壽至百歲說着死還是怕人有何厭

是

月桂已

卷

十

三百一

薛文清公云多言使人心志流蕩而神氣亦損
吳石湖語鄉中士大夫曰你莫道我沒受用我
雖貧儘有受用

東坡云人生樂處不必自己勞心擺布只是眼
前山川草木無不可喜但是人看不見
人之貧富不常與天地陰晴相似斷非人謀所
能保守但當盡其道耳

不是富貴累人人自累富貴只思大舜若固有
之之意任其去來何累之有
凡人作事未有不算後來決不依所算若依所

算則天為無權矣
錢財遺子孫反受怨

古來聖賢皆死何況於汝若做好人落得做耳
不然枉做一場人

東坡謫惠州自言辟如生長此地便了山谷謫
宜州自言做秀才時貧陋原是如此皆素患難
之意

勤儉自能生財不在貪利如佃戶皆宜處之有
道道只在事上見
人不在貧富只在做好人耳若是好人貧亦不

困乏富亦不取禍對秋人耳哉是秋人貧亦不
 知保身則必愛身如寶能愛身則不敢不愛人
 能愛人則人必愛我人愛我則吾身保矣推之
 不敢惡人不敢慢人皆然此萬物一體之道也
 愛一家則一家愛我矣一家愛我則吾身保矣
 吾身保然後能保一家推之國與天下皆然此
 一貫之道也

食淡之勝於肥甘食後乃見貧賤之勝於富貴
 當亦如是
 財物如飲食然多亦不可無亦不可白雲適中

之言最有理所以當勤而不當貪當儉而不當
 吝惟適於理而已

生老病死如春夏秋冬安可逃耶
 富貴分定不能勉強若朝夕營營可以成家連
 天也無用處

遊人園亭即吾所受用若生歆羨却是苦因
 周萊峰云不愛其身正是第一件不好處

那得自家許多精神去周旋人未必有益覺勞
 即止

昔者文王問於鬻子敢問人有忘志乎對曰有

曰敢問大忘柰何曰知其身之忘而不改也以
賊其身乃喪其軀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忘余有
傷生之惡甚多雖甚悔之終不能改真所謂大
忘也所以先儒以收放心為先務不改與
貪財既不是懶惰又不是怎麼是中道中道以
何為準曰以身命為準餓殺也不是終日逐逐
也不是

近得一拙字可守又得一約字可以養拙二字
可持之終身

常人以嗜慾害身以貨財害子孫以政事害民

人以學術害天下後世無是四者豈不快哉
留有餘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餘不盡之祿
以歸 朝廷留有餘不盡之財以厚百姓留有
餘不盡之福以遺子孫

以上俱錄古今粹言

此處為書中內容，因紙質陳舊及墨色濃淡，文字極其模糊，難以辨認。依稀可見一些零散的筆劃和字跡。

見聞雜紀卷之

吳興 李國禎文寧校正

高皇帝戊辰生生二十五年入淮西從郭元帥
三年起兵渡江明年定建康為吳國公八年
為吳王四年為

皇帝是年滅元享國三十有一年建文君洪武
丁巳生生六年而其兄虞懷王卒又十年而
其父 平懿文太子卒當是時 帝也 寺曾大聖
高皇年六十有五矣遂立為太孫七年而嗣帝

高位四年而亡正統初建文君出滇南至廣西
一日呼寺僧謂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大懼
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跣足坐地自稱朱允
炆曰胡濙名訪張儼備為我也衆聞之悚然
聞於王朝乘傳之京師有司皆以王禮見比
至入居大內以壽終塋西山不封不樹提學
鄞黃潤玉嘗見之言其狀貌魁梧聲如洪鐘
云帝嘗賦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華髮
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
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

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至貴州金竺長
官司羅永菴嘗題詩壁間其一曰風塵一夕
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
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
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
臨其二曰閔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雲
標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欵段
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
何處惟有群鳥早晚朝

威寧出塞俘馘甚多胡自永樂以來惟此奪其氣一時群臣忌功百方誣訕皆非實事汪直自敵憚威寧威寧不峻拒之亦未為過後人乃以威寧比陳鉞何其忍也

三

麓川之役大費財力騷動半天下比再出兵益復虛耗苟且奏捷鐵券金書至今不絕威寧新建止終其身豈不舛哉

四

恭仁康定景皇帝初封為郟王正統十四年

七月茂陵北征王居守坐闕左門西面見群

臣八月茂陵北狩皇太后詔立其長子為

皇太子郟王監國坐午門攝朝廷臣班劾王

振監國倉卒未有處分廷臣大哭錦衣指揮

馬順振黨也叱且退臺諫王竑等憤摔順捶

死且索毛王二長隨二長隨亦黨振廷中大

譁監國起且退兵部侍郎于謙趨上掖監國

止頓首曰請殿下坐監國復坐問曰爾意云

何謙進前密對數語頓首下監國遂曰百官

前振罪當赤族予請太后行誅未晚順罪

亦應誅今擊死勿論又令左右縛二長隨至立命將軍瓜擊二長隨死命都御史陳鑑藉振家玉盤徑尺者十四珊瑚樹高六七尺者十數金銀十餘庫馬數萬匹誅振姪錦衣指揮山夷其族移監國入坐奉天門左以謙為兵部尚書翰林侍讀彭時商輅入內閣九月丙子監國以太后命即皇帝位詔改明年為景泰元年大赦天下遙尊茂陵為太上皇帝尊皇后錢氏為太上皇后

五

靖難兵未起中朝非無備江陰侯吳高屯遼東都督宋忠屯懷來徐愷屯河間各十萬人而張昺謝貴在北平耿炳文又統兵三十萬至真定何以兵起塗地瓦解謂非天命歟

六

宣德二年行在吏部言自永樂十九年迄今遣回庶官四千三百十九人居鄉往往不循分守構詞健訟持官府短長請悉召至京考驗才能可用者以次叙銓否罷為民

七

國初謚美惡兼用洪武二十二年魯王卒

上諭禮部尚書李原名曰父子天性謚法公議

朕不得以私恩廢公議可謚曰荒永樂六年

伊王謚厲

八

未樂至正統間諸老臣在政地既久且專忠

定蹇義秉銓忠靖夏原吉握利權皆二十七

年忠宣劉大夏尚書兩京三十九年而在交

南者十有九年胡濙忠安為禮部尚書三十

二年文襄巡撫江南二十二年以故用人理

財禮樂征伐諸大政文經武緯各盡其長章

程故在後鮮能及

九

洪武三十五年

文皇即位開內閣召七臣入預機務名直文淵

閣蓋自壬午至嘉靖百六十年間凡六十八

人直隸十人南直隸八人浙江八人江西十

六人河南七人山東四人福建二人湖廣四

人四川四人山西一人廣東三人廣西一人

十

洪武二十七年寰宇通衢書成書分為八目
 東距遼東都司又自遼東東北至三萬衛西
 極四川松潘衛又西南距雲南金齒南踰廣
 東崖州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北平大
 寧衛又西北至陝西甘肅為驛九百四十浙
 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河南陝西山東
 山西北平湖廣廣西雲南之道各二四川之
 道三為驛七百六十六凡天下道里縱一萬
 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四夷之驛
 不與焉

彭惠安公哀江南詞叙述建文死義之臣至
 方遜志乃云後來奸佞儒巧言自粉飾叩頭
 乞餘生無乃非直筆蓋指西楊輩脩實錄書
 方再三叩頭乞生者非實事也

靖難之歲十一月副都御史陳瑛言
 皇上順天應人以有天下四方萬姓莫不率服
 然車駕初至京師有不順天而效死建文者
 如禮部侍郎黃觀太常少卿廖昇翰林修撰

王叔英衡府紀善周是修浙江按察使王良沛知縣顧伯瑋等計其存心與叛逆同宜從追戮八上曰朕初與義誅姦臣不過數輩後來二十九人中如張統王鈍鄭賜黃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今汝所言數人况有不與二十九人之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悉勿問十三春秋謹華夷之辨中國有主也文中子帝元魏未為非文聖祖功德高百王詔文嘗稱曰天命真人於沙

漢帝王廟中以元世祖與三皇五帝三王漢高光唐宗宋祖並祀真聖人卓越之見十四

我朝雖設修撰編修檢討為史官特有其名耳實錄進呈焚草液池一字不傳况中間類多細事重大政體進退人材多不錄每科京師鄉試考官賜宴皆書冢宰內閣大臣其先後相繼竟不可考他可知矣文

十五

景泰元年吏部辦事吏徐鎮上疏言京官潛

身居系... 卷一
遣家歸民心驚懼乞禁止

十六

知已不易得楊文貞不知王文端葉文莊不知于肅愍彭文憲不知李襄敏李文達不知葉文莊不知王端毅倪文毅不知莊定山馬端肅不知劉忠宣崔文敏不知王虎谷張文忠不知王陽明

十七

國初李太師胡丞相涼國公諸獄未可知若于少保石總兵諸獄詞恐未為無枉即劉瑾錢

寧江彬亦未必有反謀坐奸黨可也武定積惡負恩本有死罪近言官所指法官所擬亦難服其心侯爵終當復唯曹賊是實

十八

薛文清公山東巡按時嘗言內外風憲緘默都御史顧佐惡之薛考滿署平常以故不得進階封贈父母顧名臣也尚然况其他乎

十九

正統己巳大統曆二至日晷晝夜六十一刻岳文肅公大異之識者以為用事大臣任私

智廢曆法必有搖本之禍八月六師陷土木

五十二

吾鄉入 國朝名臣輩出開創時文成文憲

籌畫軍旅興制禮樂未四十年而有靖難之事則遜志効夷齊之節又未五十年而有北狩之事則肅愍收宗李之功又未八十年而有南昌之變則端敏發其奸忠烈死其難陽明平其亂此皆焯焯在國史者內閣今纔七人文簡文懿文毅文正文忠皆能稱其職矣若章文懿純心正學師表海內稱為大老又

不可以功名論也

二十一

孝皇召見劉忠宣公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議者卿可寫揭帖密封進來對曰不敢 上曰何曰先朝李孜省可為鑑戒 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曰臣下以揭帖顯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勅之弊

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有可否外付之府部內咨之內閣可也如有揭帖日久上下

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日上稱善
久之

二十二

馬鈞陽嘗上疏言國制僧道府各不過四十
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今天下百四十七府
二百七十七州千一百四十五縣額該僧三
萬七千九十餘人成化十二年度僧十萬成
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萬以前所度僧道又
不下二十萬人共該五十餘萬人以一僧一
道食米六石論之該米二百六十餘萬石足

當京師一歲之用况不耕不織賦役不加軍
民匠灶私自披剃而隱於寺觀者又不知其
幾啓修寺觀徧于天下自京師達之四方公
私之財用於僧道過半乞嚴加禁約

二十三

王文恪公曰予在翰林與陸廉伯語及楊文
貞廉伯曰文貞功之首罪之魁也予問為何
廉伯曰內閣故有絲綸簿文貞晚年以子稷
故欲媚王振以絲綸簿付之故內閣之權盡
移中官余亦不知其然否及余入內閣見歷

朝詔誥底本皆在非所謂絲綸簿乎不聞送入况中官之專與否不在一簿之存亡也顧人主信用何如耳庶伯之言不知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貞之入首罪之與之乎同念何

王二十四曰

予在翰林與劉蕡言及世文

張永初見

上乘間出懷中疏奏逆瑾十七

事且言其將為不軌

上怒夜縛瑾坐謀反

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拾其肉嚼之須臾而

盡九月吏部尚書張綵錦衣指揮楊玉石文

義坐瑾黨伏誅內閣曹元削籍盡革瑾所行

亂政害人事焚與瑾往返書劄文字論平寧
夏及誅瑾功封仇鉞為咸寧伯內閣進勲廕
子又封諸太監兄弟為伯者七人以楊一清
為戶部尚書南京御史張芹劾李東陽當瑾
擅權時禮貌過於卑屈詞旨極其稱讚及他
人奏誅瑾則攘功受賞不顧名節東陽引疾
辭不允

一十五

楊文襄一清公與太監張永西征也嘆息泣
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柰何

未曰何謂公曰公豈一日忘情顧無能為公
畫策者遂促席手畫瑾字未曰渠日夜在上
傍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其枝附已成耳目
廣矣柰何公曰公亦天子信幸臣今討賊
不付他人付公也上意可知公試班師入京
詭言請上間語寧夏事上必就公問公
於此時上寘藩偽檄并述渠亂政凶狡謀不
軌海內愁怨大亂將起上英武必悟且大
怒誅瑾瑾誅柄用公益矯瑾行事呂強張承
業暨公千載三人耳未曰不濟柰何公曰他

人言濟不濟未可知言出公必濟顧公言時
須有端緒且委曲上萬一不信頓首請死
願死上前即退瑾殺奴餵狗又涕哭頓首
得請即行事無緩頃刻漏機事禍不旋踵未
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

主乎已而未入京請見如公策竟誅瑾

二十六

大同初叛之歲失總兵官所佩征西前將軍
印職方請給新印余為主事白郎中總兵印
文柳葉篆請改印文或稱別將軍或增減其

身聞雜錄
字恐原印在叛軍處有事時行文奏報真偽不可辨悞事非小往年胡忠安公在禮部失行在禮部之印改鑄行在禮部印此在內衙門尚然况邊鎮兵權又反側不靖時乎即中不以為然

二十七

嘉靖三年甲申大同伍堡軍叛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時總兵江桓坐視不能討賊朝廷罷桓以桂勇代之令桂疾驅入大同誅首惡撫脅從且遣都督魯綱總兵侍郎胡錠提

督軍務率兵屯陽和堡候勇誅首惡撫定即班師勇已誅郭巴子等首惡十七人綻綱以為功非已有起營而西大同軍復閉門及罵勇倒鬼誑我縛勇欲殺之勇不屈言汝等再殺我闔城無噍類矣乃釋勇盡殺勇家丁代王微服走宣府錠等又妄言功奏捷中朝皆知之不得已召還京是時內閣費宏不欲再用兵幸無事余及甌寧李默各上疏乞討賊李疏報聞余疏乙酉正月十七日進留中薊州總兵馬永亦請自率兵討賊不聽以故大

同叛軍至今為邊鎮大禍

二十八

王虎谷為祠祭郎中疏請嚴試僧道精通玄典者始與度牒王晉谿問之曰兄謂此可塞異端乎若如兄策此輩欲得度必有精通玄典者出於其間今二氏之徒苟且為衣食計尚不可遏塞與吾儒爭勝負若使精通玄典又可柰何虎谷嘆服

二十九

大禹治河易今日治河難大禹時直欲除害

今併欲興利以故甚難既欲順其流不逆水性必難得其濟漕運既欲濟漕運難保淮西陵寢無衝決之患大名張秋濟寧徐州處處畏河患又必須引之東南流雖大禹治之恐亦便無長策以故中灤之運及膠河故道皆不可不早畷之膠河即今所謂南北新河不出登萊大洋之險直自安東至海倉三百里耳

三十

景泰元年五月漕粟十五萬石自丁字沽舟

行抵雄縣分給軍餉

三十一

林見素劾繼曉下詔獄 茂陵怒甚事且不測司禮太監懷恩叩首諍不可曰殺俊將失百官心將失天下心奴不敢奉詔上大怒曰汝與俊合謀訕我不然安知宮中事舉硯擲恩恩以首承硯不中又怒仆其几恩脫帽解帶伏地號泣曰奴不能復事爺爺矣叱恩出至東華門使人謂典詔獄者曰若等誦梁方合謀致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乃徑歸卧稱

中風不能起 上怒解命醫治疾屢使勞問俊得不死

三十二

嘉靖庚子北兵破大同塞深入山西時兵部三尚書張瓚掌部事毛伯溫掌都察院事劉天和提督團營皆不肯帥師禦敵起都御史翟鵬於家總督宣大備保山東河南等處軍務駐大同境上鵬質直端勁外若悃悞內有經緯不善附權貴通賄遺有前輩大臣風節柄臣惡之北兵浪擣撫細故閑住明年兵又

至諸大臣益畏懼莫肯出大同復起鵬提督如故以防禦功陞兵部尚書甲辰兵部議掣防秋兵太早敵直犯紫荆上大怒逮鵬詔獄謫戍邊行云河西務借宿民家不納告之鈔關主事主事撻民家留鵬宿民家告之東廠以聞復逮鵬瘦死錦衣獄先是樊繼祖為總督喪師失律且殺良民報功侵費帑金數十萬以厚賂巧媚得無罪

三十三

○正德庚午逆瑾既治黨與長沙欲逮內閣

曹元太監張永曰老先生勿開此路當為日後計元得削籍去正德辛巳新都楊公廷和因言官論晉溪票擬下詔獄且將殺晉溪司禮曰萬歲今纔年十五王天官左班大臣一旦至此恐日後事不可料大禮議時永嘉欲逮新都司禮亦不肯

三十四

經筵面奏近世無聞惟嘉靖甲申夏呂修撰相言五月十二日獻陵忌辰是日講言君臣不宜華服已丑夏陸祭酒深言講官講章

不宜輔臣改擯使得自盡其愚因以觀學術
邪正呂未幾以論禮謫解州判官陸竟以此
謫延十同知程正叔詞嚴義正范堯夫色溫
氣和皆賢講官也今難其人矣

卷三十五

正德十六年工部言內侍巾帽靴鞋合用紵
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
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今至七
十二萬昔東漢永平中始定宦官員中常侍
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以後中常侍至十人

小黃門二十人唐太宗詔內侍不立三品中
宗時黃衣二千人員外置千人衣紫者尚少
開元天寶黃衣以上三千人衣紫千人其稱
青者輒拜三品列戟于門宋初自供奉官至
黃門定員一百八十人孝宗定二百人後增
至二百五十人洪武二年定置內使監奉御
凡六十人今自太監至火者近萬人矣

卷三十六

嘉靖初錦衣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人歲
省糧儲數十萬革冗官冗兵四萬餘人歲省

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嘉三十七

正德十四年六月寧王宸濠反巡撫都御史孫公燧按察副使許公達死之汀贛都御史王公守仁及吉安知府伍文定起兵討宸濠檄召江西各府兵宸濠出南昌寇陷南康九江丁亥遣人寇望江己丑安慶守備楊銳指揮崔文知府張文錦力禦之時王公在吉安奏留公差還京御史謝源伍希儒紀功悉會吉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

曾直評事羅僑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叅政黃繡知府劉昭議十三凌十一等數百人被執脅從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叅政陳杲布政使梁辰都指揮葉文馬驥白昂等八月癸未上親征詔天下遂至南京駐太監王洪家十五年十月上還京駐通州宸濠伏誅

弘治中台人繆恭學古行高晚年走京師奏

六事其一紀絕屬請封建庶人後為王奉祀
懿文太子通政司官見恭奏大駭罵恭蠻子
何為自速死繫恭兵馬司獄劾上待命賴
敬皇明聖放恭還鄉來十正平十日

三十九

仁宗即位之歲十一月召禮部尚書呂震與
御劄曰建文中奸臣正犯悉受顯戮其家屬
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習匠功臣家奴
今有存者既經大赦並宥為民給還田土
仁宗撰長陵神功聖德碑文稱建文君雖

追廢猶書其沒曰崩當在其位猶尊之曰朝
廷又諭群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
典於是天下始敢稱孝孺諸死義者為忠臣
云

四十

先朝用人惟賢惟材雖內閣輔佐不專翰林
初開內閣七人用王府審理副中書舍人給
事中知縣改翰林官入直文淵閣此後如文
達起吏部主事文清起御史功業道德有過
二公者乎近日但有改入翰林及宮寮者干

萬指摘十無一完即有才行出群之士亦深
避峻却惟恐一旦改官徒增多口耳且往時
忌人官被至于死後定謚尚有公論今亦大
異于昔矣

伏四十一 對賀卦林雖內閣轉政不專餘材

戶部尚書王杲簡諒庶平兵部尚書劉儲秀
清貞恪慎山西巡撫孫繼魯清修苦節文行
卓然皆一時人材嘉靖丙午丁未二年相繼
去位孫繫死詔獄王荷戟南荒卒劉削籍非
出內閣之意即言官之口其貪墨奸佞依阿

平諂者安享榮祿即有論劾行賄得解職任
如故旋復旋轉以故今之大臣實難展布上
為內閣劫持下為言官巧詆相率低頭下氣
者以為循謹千金雙壁絡繹道路即以雄才
大器著聲矣

四十二

嘉靖來浙中儒臣可為輔弼者王文定公瓚
董中峯先生玘張文定公邦奇皆不得用中
峯文學蘊藉行誼修潔竟為永嘉中傷一廢
不復起善類甚惜之王官至禮部侍郎張南

京兵部尚書中峯與張余嘗接其言論正人君子也

四十三

我朝內閣以私喜進用人者有之未嘗有以私怒殺人者萬安焦芳劉宇曹元亦未嘗至此

四十四

宸濠之役王陽明不顧九族之禍賊擒奏凱彬忠諸佞倖導康陵南征罪人未就甸師之戮中外危疑洶洶視行陣間尤費心力媚

嫉之徒肆為誣詆天日鑒之而已其桶岡橫水泐頭之賊連穴數省寇叛數十年國無大費竟爾盪定此功豈在靖遠威寧之下其學術非潛心內省密自體察者慎勿輕訾也

四十五

論大禮入內閣者席文襄張文忠桂文襄方文襄四人霍文敏以禮書掌詹事府事若楊文襄再入閣以稱張疏李文康以諭德是張疏入閣

四十六

今人專指斥陽明學術余不知學但知大學
恐不可直以宋儒改本為是而以漢儒舊本
為非此須虚心靜思得之若寧藩反時余時
年二十一應試在杭見諸路羽書皆不敢指
名宸濠反或曰江西省城有變或曰江西省
城十分緊急或曰江西巡撫被害重情或曰
南昌忽聚軍馬船隻傳言有變唯陽明傳報
明言江西寧王謀反欽奉密旨會兵征討安
仁謂陽明學本邪說功由詭遇又曰王某心
事衆所共疑何其不諒至此

王陽明初見宸濠佯言售意以窺逆謀宴時
李士實在坐宸濠言 康陵政事缺失外示
愁嘆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陽明曰湯武亦
須伊呂宸濠又曰有湯武便有伊呂陽明日
若有伊呂何患無夷齊自是陽明始知宸濠
謀逆決矣乃遣其門生舉人冀元亨往來濠
邸覘其動靜益得其詳於是始上疏請提督
軍務言臣據江西上流江西連歲盜起乞假
臣提督軍務之權以便行事意在濠也司馬

王晉溪知陽明意覆奏王其有本之學有用之才今此請奏相應准允給與旗牌便宜行事江西一應大小緩急賊情悉聽王其隨機撫勦以故濠反陽明竟得以此權力起兵擒賊捷奏中功歸本兵新都故不喜晉溪見陽明奏遂怒故封爵久不行至

今皇帝登極詔中及之議者遂謂新都自為已定策地也濠反書初至諸大臣驚懼以為濠事十成八九晉溪一日十四奏調兵食且大聲對諸大臣曰王伯安在汀贛據南昌上流

且夕且縛宸濠諸公無恐曩請與伯安提督軍務正為今日已而濠平職方郎中論功超陞晉溪乃不得脫戍籍豈不大舛晉溪後以張桂薦起復為吏部尚書卒謚恭襄

四十八

洪武元年始設六部以滕毅為吏部尚書正三品屬中書省十三年罷省以山西叅政僕斯為吏部尚書改正二品自僕至張統皆在南京蹇忠定公以後皆在北京

四十九

劉文安公陳十事其八言賞罰曰石亨于謙等將兵禦敵未聞推陷虜廷迎回鑾輅但迭為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未足賞今亨自伯爵陞為侯爵謙由二品陞為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急忠臣義士之心乎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授新陞以崇廉耻之節以作敵愾之氣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時羅通亦以為

言然自德勝之役之後也先再不敢窺我居庸紫荆者誰之力也

五十

弘治十一年三月監生江瑢奏言劉健李東陽杜絕言路掩蔽聰明妬賢嫉能排抑勝已急宜斥退健東陽疏言近日兩京科道指陳時弊并劾奔競交結乞恩傳奉等官雖未盡當類多可採而乃漫無可否槩下施行自

祖宗朝至今未有此事皆臣等因循將順苟避嫌疑不能力贊乾剛俯從輿論別白忠邪明

正賞罰以致人心惶惑物議沸騰草野之下
其言乃至於此乞罷 上不許下瑤詔獄律
等又上疏力救瑤得釋

五十一

南京設叅贊機務自戶部尚書黃忠宣公始
實宣德乙卯也已而黃公兼掌兵部事正統
五年代黃公者兵部侍郎徐琦正統十四年
琦陞尚書景泰元年止掌部事靖遠伯代琦
總督機務成化間崔莊敏公以南吏書王端
毅公以南右都御史叅贊機務恐亦未然又

云始於正統辛酉亦非蓋正統辛酉始定名
南京也

五十二

景泰元年九月初令九卿內閣相移文書名
內閣移司屬書孔目名

五十三

永樂中解公胡公出內閣為廣西叅議國子
祭酒宣德四年禮書華蓋殿大學士張瑛戶
書謹身殿大學士陳山以干請諸司出內閣
改瑛南京禮部山專教內豎書景泰 年江

淵亦自內閣出為工部尚書代石璞

書五十四

大學士刺山必于肅

巡撫之名實始於洪武辛未是年勅遣

皇太子巡撫陝西也建文中遣侍郎夏忠靖等

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巡行天下永樂辛丑遣

尚書蹇忠定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宣德庚

戌遣侍郎于肅愍周文襄等六人出巡撫也

建文永樂巡行大臣並以給事中佐之

五十五

文莊公言我朝文臣有謚始於姚恭靖公

胡文穆公恐恭靖未可謂為文臣謂之武臣

可也文臣賜謚實始於王文節公禘文節於

建文元年四月贈翰林學士賜謚永樂中改

謚忠文

五十六

孝慈 仁宗二皇后開基育聖功邁莘塗德

超任姒 列后濟美宜家之教戢於坤裳逮

下之恩深於樛木百八十年餘未嘗有臨朝

干政者正統中天下休息 孝誠之功正德

末國統中絕非 孝康為之內主禍未可知

也然當是時四揚在內閣可謂勤勞王家者
矣

五十七

翰林始得謚文餘不得與不知出何令典鄭
文安儀文簡吳揚二文恪魏文靖葉王邵三
文莊何文肅黃文毅皆非翰林彭從吾易名
惠安林見素有改謚之請未見施行然亦有
官至內閣不得謚文者馬許二襄敏王毅愍
陳莊靖是也

五十八

宣德三年勅南京刑部侍郎段民考察在京
百司以民廉介端謹也民字時舉武進人永
樂二年進士庶吉士與修永樂大典除刑部
主事又與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進員外
郎中十九年陞山東左叅政當是時索唐賽
兒急盡逮山東北京尼既又盡逮天下出家
婦女先後幾萬人民撫定綏輯曲為解釋人
情始安上再征胡勅民舟車轉餉節約曲
筭省財力民不擾事集下上在道中勅民與
巡按御史考所過郡縣吏宣德二年召充會

身臨察紀 卷一
試考官三年召入南京戶部為右侍郎尋改
南京刑部九年卒官貧不能喪吳文恪公力
為經紀始克殮成化間葉文莊公請褒民不
果文莊公始為入月縣矣然碑尚存
京五十九山東北京州又盡數天下出京
成化中太監張敏卒姪太常寺丞苗傾貲上
獻乞侍郎上曰苗本由承差若侍郎六部
執政不可可授南京三品左右急持官制請
竟得南京通政使是時四方白丁錢虜商販
技藝革職之流以及士夫子弟率寅緣近侍

內臣進獻玳玩輒得賜太常少卿通政寺丞
即署中書司務序班不復由吏部謂之傳奉
官閣老之子若孫甫髫鬣已授中書冠帶牙
牌支俸給隸但不署事朝參大抵多出於梁
方之門弘治間馬端肅公言京官額一千二
百餘人傳奉官乃至八百餘人內實支薪俸
者九十一人冗官莫甚於今日請因灾汰罷
上從之信矣共為年間軍餉二萬八千有奇

六十本國錄軍二百四十四中操而
洪武十一年封王周王於河南開封一郡惟

一王府今則郡王三十九府輔國將軍二百一十二位奉國將軍二百四十四位中尉而下不計矣洪武年間軍職二萬八千有奇成化五年軍職八萬二千有奇成化迄今不知增幾倍矣洪武初年錦衣衛官二百五員今一千七百餘員此祿俸所以不足也嘉靖八年春詹事霍韜奏云

六十一

國初偽漢陳友諒為勅敵偽吳張士誠次之吳能西擾建業我則不敢越鄱陽而取武昌

矣是時以長興侯耿炳文守長興江陰侯吳良守江陰長興守則陸騎不能出徽歛所以斷平江之掌股江陰守則師舟不敢窺通泰所以扼平江之襟喉吳不我擾而陳氏滅張氏繼之矣

六十二

弘治甲子六月虜中走回人云聞虜中欲擄黃裏黃裏者京城也時北方小王子求貢朝廷既許而不至且聞有異謀又走回人云朵顏頭目阿爾乞蠻領三百人與北方通和小

王子與一小女寄養引誘入寇而大同亦告急於是秦陵欲出軍召劉東山面議東山力言京軍不可輕出上曰文皇朝頻年出兵逐寇數百里未嘗失利對曰文皇時何時也有糧有草有兵有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草缺乏軍馬罷弊將官鮮得其人軍士玩於法利不能殺賊且又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師遂不出

六十三

正統十四年虜至京城榜購能擒斬也先者

賞萬金封國公景泰元年購殺也先者賞銀五萬兩金萬兩封公官太師殺伯顏帖木兒喜寧等賞銀二萬兩金千兩

六十四

正德年間親王三十位郡王二百十五位將軍中尉二千七百位文官二萬四百武官十萬衛所七百二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吏五萬五千其祿俸糧約數千萬天下夏秋稅糧大約二千六百萬六十八萬四千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祿

米衛所缺月糧各邊缺軍餉各省缺俸廩今
宗室王二等將軍三等中尉三等主君五等
及疏庶人罪庶人凡五萬餘文武官益冗兵
益竄名投占徒煩抽補召募名數日增而實
用日減加以冗費無經財安得不盡民安得
不窮哉

六十五

正德中吏部三尚書張綵坐瑾黨死陸完坐
宸濠黨王晉溪坐奸黨亂政皆論死減謫成
石文隱公代晉溪有匿名書帖吏部門云莫

做莫做莫賀莫賀十五年間一連三箇

六十六

中山王初夫人張氏繼夫人謝氏王出師歸
孝陵諭王曰卿夫人好鞭撻人至死此不足
佐卿朕為卿擇一佳婦謝夫人是也謝夫人
生四子四女女長即仁孝皇后次代王安王
妃又次未聘永樂丁亥仁孝皇后崩長陵諭
謝夫人朕欲得夫人季女繼中宮夫人曰妾
女不堪上配聖躬長陵曰夫人女不歸朕更
擇何等壻耶季女竟不敢受人聘從佛氏為

尼於南京聚寶門外所謂王姑庵者是也嘉
靖中霍文敏公為禮書毀之

六十七

山西三傑喬公宇王公鳳雲王公瓊白岩以
德量勝虎谷以節槩勝晉溪以才畧勝然而
晉溪有功於民社矣

六十八

太祖實錄三修建文君即位初修王景充總裁
靖難後再修總裁解縉縉得罪後三修總裁
楊士奇初修再修時士奇亦秉筆

六十九

嘉靖九年更定南北郊禮南郊 皇天上帝
南向 太祖西向東一壇大明西一壇夜明
東二壇二十八宿西二壇雲師兩師風師雷
師北郊 皇地祇北向 太祖西向東一壇
中嶽東嶽南嶽西嶽北嶽基運山翊聖山神
烈山西向西一壇中鎮東鎮南鎮西鎮北鎮
天壽山純德山東向東二壇東海西海南海
北海西向西二壇大江大淮大河大漢東向

景七十

景泰四年刑科給事中曹凱言比者戶部請
聽軍民官吏輸豆如輸豆四千石以上授指
揮歷俸十六七年償彼豆倍半矣又令管事
世襲以生民脂膏養無功之子孫於無窮也
有功者必曰吾累世忘軀獲此官彼輸豆亦
獲此官朝廷以吾軀命同於救粟其誰不解
體起端雖微弊流甚大乞勅輸粟豆授武職
者帶俸不任事不世襲犯賊罪如文職止許
原籍衙門帶俸終身 上曰凱言有理已授
職者仍舊管事承襲今後悉如凱言

七十一

嘉靖壬寅北信孔棘兵書張瓚恐統兵出禦
於會推總督文臣疏中歷舉往年禦寇皆遣
都御史故事奏下吏部時文選郎中謂余曰
往時邊事急推總督文臣皆兵部會府部諸
衙門議上今乃移吏部又必欲推都御史柰
何余曰渠負 國恩邊事大壞今猶為此奸
巧渠獨不知寇棘本兵自出乎天順五年李
來寇陝西馬昂統兵木麓川之役王驥嘉靖
初河西之役金獻民皆本兵也景泰時于少

保自請行邊嶺南蠻反用兵久無成功議設
兩廣總督于少保亦自請行此獨非故事耶已
而廷推首上瓚次毛伯溫劉天和三人皆兵
書毛掌院劉督團營又次起用翟鵬
內批用鵬

大同古雲中宣府古上谷敵入大同塞必犯
紫荆倒馬入宣府塞則犯白羊居庸自獨石
邊外順潮河川南下則古北口黃花鎮不能
禦矣大同宣府有重兵古北口黃花鎮兵最

弱

七十三

景泰三年沙灣堤壞遣訓導陳冕修築先是
冕以沙灣功陞教授比沙灣復決冕奏言欲
息斯患在用人工部惡冕請送冕山東巡撫
責其成功否械赴京師既得旨給事中陳嘉
猷言朝廷嘗榜求治河之畧竟未有言冕嘗
有修河績今更進言而工部嫉之必欲置諸
有罪之地人人皆將緘口不言其他利病甚
於此者孰肯復言冕不足卹而國體所關甚

重乞令冕協同巡撫等官修築便殿上從之

七十四

南京城大抵視江流為曲折以故廣袤不相稱似非體國經野辨方正位之意大內又迫東城且徧坡卑窪太子太孫宜皆不祿江流去而不留山形散而不聚恐非帝王都以故孝陵欲徙大梁關中長陵竟遷北平

七十五

嘉靖壬寅七月朔日食逐貴溪去時諸城一人在內閣中秋分宜入內閣甲辰諸城以二

子舉進士為言官所劾父子並削籍數月後靈寶許太宰石首張宗伯二人同入內閣丙午許乞致仕閑住去張病卒是冬復召貴溪貴溪至而壽寧侯張延齡死於西市戊申冬貴溪亦如之

七十六

溥洽字南洲浙江山陰人洪武初薦高僧入京歷陞左善世靖難兵起為建文君設藥師燈懺詛長陵金川門開又為建文君削髮長陵即位微聞其事囚南洲十一年榮國公

疾革明長陵遣人問所欲言言願釋溥洽
長陵從之釋出獄時白髮長數寸覆額矣走
大隆興寺拜榮國公床下曰吾餘生少師賜
也仁宗復其官卒年八十二

七十七

嘉靖丁未秋兵書陳經被劾王以旂代陳未
幾以河套議出陝西總督邊務劉儲秀代之
劉循例疏辭上怒削籍去趙廷瑞代之不
半年兵部更四尚書近年兵部最久者張瓚
邊事大壞自瓚始瓚有才畧無柰其好貨何

七十八

皇祖製太廟祭器曰今之不可為古猶古之不
可為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
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籩豆之屬以祭其
先生既不用似亦無謂其製祭如生儀

七十九

宣德五年十二月巡撫浙江侍郎成鈞奏海
鹽縣民言縣並海舊置石嵌土岸延袤二千
四百四十餘丈備海患比因風潮衝激壞者
一千一百餘丈有司雖常修築然舊石為水

所嚙皆利弊無庶隅暫用累砌終不堅固今
議於舊岸內別砌石岸而存其舊者以為外
障庶可久遠乞如洪武中令嘉興湖州嚴州
紹興等府發夫匠協助為便 上從之

八十

長陵北征命侍郎師達督餉達以道險車載民
疲糧乏乃擇平坦之地均其里路置站堡每
夫一人運米一石此送彼接朝往暮來民以
不困食亦旋足

八十一

成化末年宦者尚銘坐東廠陳準繼之甚簡
靖令刺事官校曰反逆妖言則緝餘有司存
非汝輩事也坐廠數月都城內外安之權豎
以為失職百計媒孽準自知不免一夕縊死
準廣東順德人

八十二

讀成布衣祭忠文詩成器餘姚人正統末聞
翰林侍講劉球死於獄即邑中龍泉山頂為
文祭之祭畢以餒頒諸同志其文歷述古今
權奸之禍凡三千餘言人謂之祭忠文命其

地謂祭忠壇詩曰萬古興亡淚滿箋一壇遙
憶祭忠年大書筆在憑誰執高調歌沉待我
傳無地可投湘水裔有天應照越山顛布衣
閱世尤堪弔何處松楸是墓田邵文莊公云

八十三

我郡守楊公承芳乞致仕疏云錢若水居樞
密年四十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三歲
陶弘景奉朝請年三十六而致仕以臣觀之
臣年尤多七歲放臣致仕死得與弘景若水
遊於地下足矣

八十四

席文襄公論漕船利害成化以前病在民成
化以後病在軍

八十五

北狩永樂七年己丑也六曹稱行部十五年
丁酉改云行在某部北京之為京師不復稱
行在也蓋自正統辛酉始也

八十六

南贛與湖廣福建廣東相連流賊易起鄖陽
與陝西四川河南相界流民易聚故江西湖

廣既有撫憲此則又設提軍撫治之官也南
贛山深而人狡鄖陽土曠而民貧

八十七

宣德四年七月太監馬騏矯旨下內閣書勅
付騏復往交趾聞辦金銀珠香時騏自交趾
召還未久內閣覆請上正色曰朕安得有
此言渠曩在交趾荼毒軍民卿等獨不聞乎
自騏召還交人如解倒懸豈可再遣然亦不
誅騏也

八十八

戶部尚書梁公材南京人弘治己未進士
大用號儉庵清修勁節始終不渝為翊國公
郭勛所惡削籍初為縣令歷知嘉杭二府皆
有惠政有儉庵奏議四冊

八十九

國朝定鼎金陵本興王之地然江南形勢終不
能控制西北故高皇時已有都汴都關中
之意觀洪武元年詔曰江左開基立四海永
清之本中原圖治廣一視同仁之心其以金
陵大梁為南北京方希古懿文太子輓詩

曰相宅圖方獻還宮疾遽侵關中諸老父猶
幸翠華臨蓋有都關中之議以東宮薨而中
止也

九十

崑山魏莊渠言皇子之國皇后子其儀
制用上十王禮妃所生子用中十王禮嬪所
生子用下十王禮降殺以母為差此不知出
何令甲 孝陵封諸王不然
九十一
國初設中書省左右丞相黨獄起罷詔五府

九卿分理庶務翰林春坊官看詳諸司奏啟
署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某官某

成祖靖難後召解公縉黃公淮胡公廣楊公榮
揚公士奇金公幼孜胡公儼入直文淵閣時
洪武壬午實建文四年也自後楊公溥張公
瑛陳公山陳公循曹公鼎馬公愉苗公棗高
公穀張公益彭公時商公輅江公淵王公二
寧蕭公鎡王公文徐公有貞許公彬薛公瑄
李公賢呂公原岳公正陳公文劉公定之劉
公珣劉公吉彭公華尹公直徐公溥劉公健

見聞雜紀卷之一終
翰林春官曾籍請同奏
晉翰林劉庶平始同文章事其官某
以上俱錄鄭端簡公晚今言文階閣部
共為士千實數文四半也自游林公與謝公
入閣惟西楊起布衣歷四朝四十年東高
德辛巳凡百二十年五十一年內有再入三
貴楊公一清蔣公冕毛公紀蓋自壬午至正
廷和劉宇曹元劉公忠梁公儲費公宏靳公
五公濬李公東陽謝公遷焦芳王公鏊楊公

見聞雜紀卷之二

吳興李樂彥和述著
朱國禎文寧校正

一
主上登極之初例遣翰林官或給事中祭告嶽
鎮海瀆之神東海祭於山東萊州西海祭於
山西蒲州南海祭於廣東南海北海祭於河
南懷慶府清源縣皆望祭也

二

余仕隆慶萬曆兩朝恭遇 駕幸太學郊
天百官止于午門外兩傍站立未嘗行跪禮

也乃巡按二司官行郡邑合屬沿街跪迎又
聞學憲入司太守猶然頭門下跪人云主人
迎客禮不為過余謂此等恐不出孔子所云
足恭不知始自何年何人作俑

三

六科歲有公宴於情或不可廢者余嘗從諸
寅丈赴宴 陳皇親宅未入席主賓先行酬
酢禮禮畢置大卓于中堂者數四陳設四五
大盤主賓大食立飲酒數行既畢主不送客
座主賓各自持杯箸入席予初見而異之惶

恐不為食同寅曰此盛典舊規也君胡不食
余祥荅曰病脾不能食嗚呼此規果賢人所
創必不可改耶如其未必賢則亦何取于舊
而陋風相襲恬不以為恠也

四

余自嘉靖丙辰始計偕上春官見都城夜巡
軍沿途擺列譏察甚嚴彼此相距不四五武
爾自丙辰至壬申凡十七年而巡軍百步之
內不滿四五人抑何寥寥也聞當事者稍為
查復即怨讟叢生旋復旋廢蓋天下之事名

存而實亡者不獨夜巡為然矣

○五

肅皇帝末年江西郭希顏原官春坊中允家食
久矣具疏勸上立儲卒蒙顯戮余在吏垣
檢其疏三復之詞指慷慨激切出忠臣義士
肝膽夫復何疑第立儲

主上急務公言之不嫌於出位不知何意疏內
又有建帝二字大是詫異故

主上盛怒時大司寇鄭公曉覆奏擬從未減
上不從郭公一言以為不智想其命運前定

良可悲已余所不平者士大夫有云郭公想
望閣老先致殞身余謂不然夫全軀保命庸
人稚子皆知之郭豈獨性與人殊希將來不
可必之閣臣而自輕其生也作是說以誚公
者或分宜之私人不然則已既不言而又不
喜人言者歟御史大夫海公瑞與中允郭公
心腸不異海特幸而生郭特不幸而死爾

六

南澳當閩廣之中實閩之門戶天日清明詔
安縣可望南澳也近奉議漳州潮州共捐貲

城其地地可耕田而食設營房棲兵而總兵
鎮之山下更得戰艘三四十兵五百人更番
防禦寇至遠擊散之此八閩萬世之利也

七

萬曆六年六月浙江金門衛後所千戶金璫
家卧房平地湧血如鼎沸高三尺許天明凝
凍成塊事聞下禮部議修省夫血陰物也
無故湧血高至三尺於人道為小人得志於
刑獄為冤抑不伸於地方為殺戮慘傷之家
此豈一人一家之變已哉青衣素服角帶辦
事完了一場修省不知曾有補地方否

八

余聞國初舊制學使臨邑考校生儒今改
而止臨本府猶之可也乃或以三院出巡相
左或時日迫促往往坐湖州而弔嘉興坐紹
興而弔寧波象山定海之去紹興孝豐安吉
之去嘉興不下四三百里貧生盤費從何而
出夫學使不知生儒之苦何以望朝廷知
小民艱難目覩湖州諸生赴考嘉興時方六
月大旱其無力賃寓者率坐府學門首食飲

有一生肥胖方出學道門即中暑而卒二日抵家屍已腐而難收矣天下可憐孰大於是

九

官至大學士吏部尚書尊榮極矣當為天下後世士大夫存些風骨標準故易曰其羽可用為儀省中王給事論吏部某曰臣為 陛下作此犬當為 陛下吠此賊臣為 陛下作此猫當為 陛下捕此鼠賊與鼠何物也而以比方太宰又論大學士某曰 陛下當罷黜某人謹防某人夫謹防賊盜三尺童子

皆能言之皆知其為辱也而以加之閣臣言者過矣二公不去于無事之時而去于事勢窮促之日何以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

十公曰何至是明成化五年之四也
故閣臣分宜以賊敗其子世蕃播惡尤甚刑之西市人心大快余在都城及見也分宜有姪招之入京其人清修特立不預外事居常布衣自適不為文綺動心時罵世蕃曰看汝覆宗殺身後籍世蕃家其地方人眷愛保護

秋毫不損善惡之報天道豈云爽哉

○十一

毅皇帝之南征也我湖恭靖蔣公瑤時為揚州知府師已及淮所湏夫役計實應高郵站程凡六站湏一萬議者欲悉集於揚計夫六萬以待公曰何至是即減五分之四站設二千更番迭遣俾得休息且給顧賃錢自資俾各便已而迎駕扈從貴近橫肆要索游擊江彬負上所賜銅瓜先驅脅人死尤張甚時時脅公不為動守備內監胡得素啣公無愆

懃尤窘辱公公曰吾安能以民脂丐吾身榮已而卒解上駐蹕揚州會觀漁得巨魚顧彬戲曰此可直五百金彬欲中公遂請以畀公促償直急公則脫夫人簪珥及綈絹服纍纍負進曰臣府庫絕無緡錢謹率妻兒薄物以獻上笑曰酸儒去已乃幸南京還駐瓜州彬欲奪薩氏居請建督府公持不可彬益怒屢浸潤公賴

聖明無所入駕旋扈送至淮奏辭不允沿徐上濟寧至臨清復奏辭有旨將前缺扈

軍口糧三日即補完去公計須數百金無可
辦適徽商吳某義重公貸給始賜還方公在
揚曳布袍奔趨承應祇以身輸民勞誠動權
貴及危送淮徐間步行露宿艱苦萬狀瀕危
者屢而揚人德公更生肖像立祠以展報私
云

十二

湖州白糧船四十八隻每船九百八十石到
京止過光祿寺供應庫酒醋局三衙門不係
上用白糧浮費頗省若蘇松等郡白糧須經

九衙門其費不貲矣吾湖何以得此恭靖公
立朝時曾經題疏之力也前輩留心桑梓
蓋如此

十三

嘉靖辛丑壬寅間禮部奉

旨嚴行各省大禁民間雲巾雲履一時有司視
為要務不敢虛行故事八知畏憚未有犯者
不意嘉靖末年以至隆萬兩朝深衣大帶
忠靖進士等冠唯意製用而富貴公子衣色
大黷女粧巾式詭異難狀朝家亦曾設禁

士民全不知警不知有司何事冗沓塵視
聖旨到此冠服所以章身匪為飾美既有舊制
自當遵守彼治于人者與治人者獨何心哉

十四

萬曆五年丁丑十月朔彗星見於西北急指
東南光芒甚巨經月方退主事周弘禴麻城
人上言其應主有兵變在幽燕吳越閩廣之
間宜飭大臣各舉將材諸無言者彗星約長
二丈餘覘者云自漢元成以來此第二見時
余宦閩甚憂之問之督學使趙君君曰未必

然予考事文類序彗星若此者甚多或云此
是天之戾氣原非星也孛星亦即此天變又
有曰蚩尤旂者其應更慘皆非盛世之所宜
有趙名參魯浙鄞縣人

十五

張江陵之歸葬其父也楚中巡撫三司郡邑
官皆來會葬巡按御史趙應元山西獨以出
巡不與江陵具本謝恩不及應元名應元
因告病去御史大夫陳炯江右素亦有清望
者阿江陵叅應元偽稱疾得旨為民刑部

員外王用汲閩人論列姦諂諛失大臣風節
詞指激烈內引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
君之惡其罪大臣則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
相之惡其罪大今之諸臣皆逢相之惡者也
云云一時士論偉之奉旨亦為民出城之
日江陵偶以是日還朝江陵若先三日至
而後王疏上王恐未得生還此王之大幸也
時余僉憲閩度三將回先期移文閩之首驛
沿途優其供給送至延平相晤握手大歡江
陵敗王起用官至南刑部尚書

○十六

楊都御史繼宗前知嘉興時內臣惡其簡拘
欲中以奇禍賴

主上明聖得免糧儲叅政某北人也與內臣厚
託他事具文草欲呈按院短公方下筆角鷹
數十百群飛集叅政烏帽欲攫其面目叅政
為廢草無何叅政行部嘉禾舟將達郡角鷹
如前入舟狀與在省時同叅政乃迴舟去飛
鳥得氣之先人心既已愛戴天且弗違叅政
其如楊公何事見德政錄

身聞彙編 卷一
○十七

嘉靖乙丑

肅皇帝春秋高矣臣范應期對策領回寓邸樂

恭讀 御批第一甲第一名 成祖着有司

遵奉改正蓋應期誤寫 成祖文皇帝為

太宗文皇帝故 御批云 可見天生

聖人其精明迥出前代彼閣部大臣烏能彷彿

其萬一也

十八

提督荒政楊掌科文舉萬曆丁丑進士

聖上內帑金萬餘賑我三吳之民恩至渥也可

惜當時民不霑實惠却被有司里長乾沒了

賸裡事難言難言其彈楊掌科者自渡江入

浙筵席之富窮極水陸只少殺一童子人皆

歸罪掌科予曰不然這筵席件數未嘗遣在

牌上定要如此還是不惜民財主人自少分

曉其過廣德時州守任某款待簡薄不曾聞

楊計較了以此便見是非有歸着也

十九

六科歷事監生科有公本監生列名於末六

見聞錄
部亦然監生與尚書侍郎諸郎官並名而疏
祖宗朝待士之意甚隆 此三途所以並

用也今也納銀而免歷催市井負販賤傭衣
冠而揖同科科長答揖以待監生之禮待之
予僅以手舉不答揖詢謀於同志者咸云宜
答或云不宜答未有定論也大要還以不答
為正

二十

元朝之事人都輕其元人不之依倣却有可
取者二端其君后崩逝不用殉葬不陳祭器

不作山陵埋深土中仍以萬馬蹂之守以官
軍至次年土生青草而後懈守廟號止稱某
皇帝不似宋朝徽號加至十餘字竊恐可法
可傳不當以元人而棄之也

二十一

西伯陰行善不是太史公貶西伯話頭文王
發政施仁見得君道如此只管實地做工夫
畧無慕外求譽之心所謂陰德也今人纔有
德處便急人知而名之或便望報責報于人
此所謂陽為善而陰實不然者亦異乎西伯

矣

○三十二

年友周養初言劉東山先生官至侍郎訪母黨之親有一踈族舅氏年纔弱冠東山先生謁之下拜其人僅以手扶東山曰大夏莫拜終不答禮拜者不以為屈受者不以為亢古道哉近世叔姪甥舅之間相揖宛若平交可慨矣調諱思瓚湖

軍二十三

正統間會場災舉子死者百十人劉先生亟

欲踰墻忽墻上有人連呼曰劉大夏劉大夏這裡來從地若有扶掖而上者先生得出問曰汝是何人曰我東山之神也忽不見故號東山先生肖神小像居家在官必與神俱

二十四

劉南坦先生謚清惠與施菁陽先生孫太白山人交予不及見三先生第與南石太學善造其廬每出劉孫兩公手翰詩詞終日翫味自稱曰友生劉某孫某稱菁陽曰邦直賢弟別無贅語古人之風令人想慕菁陽名侃字

邦直嘉靖丙戌進士未授官暴卒南石名蒙
菁陽子也

二十五

唐一庵先生曰本朝止有兩部書一部是
大明律一部是狀元廷對策可惜大明律今
日居官問理者專尚姑息苟且將律意律文
俱不用廷對策自嘉靖庚戌以前還近古以
後漸失朝廷策士之意矣

二十六

余年十五特以民生謁嘉興太守趙公瀛同
試生曹姓者年十六七美貌華鬢立班中趙
公曰生非娼優家子弟乎何盛粧如此曹失
色歛鬢不暇蓋趙公端毅嚴肅一見民生遂
訓誨及此至萬曆十一年間學道巡湖民生
俱紅絲束髮口脂面藥庶耻掃地父兄方以
為得計而郡邑官亦未聞有正言黜阻者噫
若遇趙公凝然在上則人妖物恠安得可醜
如是

二十七

范司成少試於郡郡守竒之令入衙見其夫

人以二千石之配即華服亦分宜爾乃夫人俱衣青布衣首無金飾想是西北方人今不易得也

二十八

山西李君日強嘉靖乙丑進士與余同官禮科由家鄉抵京師李君自夫人外止家人男子一婦人一男子時出街坊市蔬汲水婦司中厨夫人常助其不及掌科之淡薄官衙之清淨恐在北方亦不多見而况求之於南人乎

二十九

六卿尊官也騶從衆盛亦分宜爾余初入閩省馬公森戶書林公廷機子爇俱禮書下訪各蒼頭一人隨入臬司及送出門外自轎傘夫五名外人不多見也不佞亦嘗登三公之堂三公俱衙內衣冠而出應用童僕亦未有過二人者其簡約殊絕人群可為宦家師法

三十

海公瑞瓊山人仕為學諭謁太守長揖不跪兩學訓跪其左右人呼海筆架馬令淳安時

胡公宗憲撫浙海裁損夫馬胡不得侈用以
直諫繫獄蒙宥後官御史大夫待諸御史
甚嚴卒之日檢篋唯綾葛一二俸金數兩爾

○三十一

臧君堯山為松江守時相國存齋徐公當
朝有姪一人衣色衣入郡儀門內作搖擺態
者數四臧使人諭即出否且加辱徐揚揚故
態弗出也臧令隸痛責二十而呵出之徐相
公聞之致書于臧申謝畧無嗔意焉噫非堯
山無以見相國之大微相國不能成郡守之

嚴兩賢之相遇此後恐不易再見矣臧名繼
芳嘉靖癸丑進士湖州長興人

三十二

○施西亭憲副儒距余鎮十里許惜也生晚不
及識公得公遺文及詩篇讀之真前輩人物
與郡邑諸公書論時事皆耿耿古道如師訓
其子弟絕無依阿柔媚之氣聞西亭每入城
郡守萬公必先訪入郡則萬公必設飯果殺
真率意不在酒在乎蒼生利弊間也今想休
風令人嘆羨

身附錄
卷一
三十三

刑部主政初入衙門例有提牢之差三月非區區管此囚人也與大理都察院彼此互有參駁之寄王文成公入見牢中多畜肥豕問是囚糧所餵堂上三老先生皆有之公宰一豕先祭臯陶餘盡宰以分惠囚徒余聞之士輩有此語公不計想利害毀譽故人所不能為者彼獨為之豈尋常人容易做得

三十四

余初入江右令途便道謁代巡某適大雨驟

作代巡無命移竚廊下竚雨中良久肌體衣冠露濕殊甚然令官卑猶之可也同門友某巡按畿外邊方苦寒之地也二司未見時俱着帽套煖耳既入見皆除去此友面語余曰看二司諸公冰零貫鬚鼻間余問何不云着如故荅曰無是體統夫帽套煖耳既奉傳旨小官比皆得用之二司在代巡前有何不可這體統不知大明會典曾開載否九經說箇體群臣却是君王事君王尚當體代巡獨不可體乎拘泥甚矣拘泥甚矣予所見兩君皆

身居雜錄 卷一 二十九
不壽死想是慘刻之人殷公正茂總制兩廣才頗揮霍守却可議然盛暑中二司相見俱揮扇不忌亦大快人一事也耿楚侗撫閩吳鵬峯從憲按浙二司自不穿素服未嘗損了官箴近來服色不知何似

三十五

湖郡守張西林鐸關中人彼中春元謁郡伯云行庭參禮吾湖諸春元既入將上堂張南面俟行禮焉陸貞居隅年長首班正色曰舊規後堂相見張始退相與行拜禮聞先一日

已有行庭參禮者不必求其人

三十六

業師范蕪山先生諱晉卿嘉靖丁酉舉人少為錢正即宅館師嘉靖戊申巳酉二年侍先生教其春初赴館家有一僕送來館舍定即去冬復來終年俱主人僕服役然待之甚恕未嘗求備也說書及經每歲必徧而易繫辭及學庸每說二通三十年來吾鄉春元館居跟僕至四人五人而經書不及說其半何今昔之懸殊若此

三十七

吾湖邵康山先生為舉人家居不謁太府萬石梁公一日問唐師曰聞貴郡有邵春元何以不相見師曰他要講禮過然後見爾萬公曰禮不必講相見自然上坐遂投帖先拜邵邵荅之此不惟見萬公禮賢下士之高節而邵公之為人愈可想其清修自重矣

三十八

嘉靖十幾年湖郡守楊公將送三學應試生未及期云鹽院巡湖太守廢常禮不設酒每

生各給代酒銀二錢南離錢公鎮時亦在諸生中辭於守曰按臺報未亟禮酒猶及設也未亟而廢禮是不以禮教諸生矣鎮不願受金也竟壁上海守太守語塞僅曰偏是你這秀才倔強難道就會中了此雖先生細事然也帶得幾分奇崛氣令人竦然

三十九

歸安施璉川先生峻與郡守莆田鄭公富俱嘉靖乙未進士鄭在郡初亦有善狀後卒以貪損名施面指鄭曰當時除目初下我鄉人

謂余曰施峻你造化到了鄭富來做太守必然作成你也誰知你天殺的都是自家取了一些不作成我此語雖近戲然面呼太守名總是太守召侮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信矣璉川素履好處甚多此特細節爾

四十

新淦潘君九思既中鄉試邑令為派里甲助公程費北上有一里長鬻子封官潘知其事立召其人盡返所具金為贖其子又母舅犯法贖杖數金強君白之邑求免潘曰舅請還尚存每憐恤其母子云

四十一

高南宇先生以禮部尚書養疾家居四方仰先生之名伺候于門墻者俱不得覩先生居會城近切撫按三司諸公經年不為一出撫按三司謁公公亦不輕出出亦不荅拜也嗟乎此所謂真杜門謝客者耶乃或視客顯晦以為低昂而閩人辭納異狀號于人曰吾已

謝客誰則信之先生諱儀仕終東閣謚文端

四十二

余為淦令者將三年歲次辛未冬月夢一神人語余曰趙清獻公一琴一鶴自隨公止有一琴可惜少一鶴余不能解至次年壬申六月應召選入禮科科中有書房懸一琴於壁間詢之則舊時相傳物也余以為前夢應矣迨後轉江右少叅辭官方將出境益府黃南王差官贈余一琴余遂抱之而歸夢之先兆如此故雖謬蒙

聖恩再起西粵樂疏辭焉

四十三

嘉靖乙丑吾湖張莊僖公掌院公子天秩偕余至會場前閱示監場侍御已出示不許舉人進柵內閑走捕者因執張從一人欲送御史所張公子聲色不動其從者亦不曰吾御史大夫人也任縛去既而釋之可見莊僖公家法之謹飭而子若僕之閑於教也

四十四

蜀人某年十二歲時過其鄉顯仕余氏之門

身聞錄 卷二
余方構堂屋材木甚巨其題其木曰余家門
前好大木盡是江南民髓骨殷勤囑付堂前
兕莫教謝燕飛王屋余聞而迎之款待甚厚
因命其子謝教臨別謂某曰吾子固不肖子
出言不厚恐壽不永耳余卒未久其子果敗
家某年十七登科尋亦夭卒仕宦而構巨室
少年而逞才華皆非恒久之道也

○四十五

余嘗謁徐文貞公刺方入其門穿衣束帶
未竟而公偕長子太常少子尚寶君已出二

門迎矣是夕宿公書室公親命童子焚香整
衾枕啜茗坐談良久而別情詞真率若不覺
其為貴人也又一日公款余於中堂呼余曰
臨川我告假一進予意公服藥就寢非移時
不出一茶之頃乃即出曰發一友人書作副
啓數字故失陪八十元老對門人弟子猶稱
告假謹厚真異常哉湖廣廖明河先生道南
科第止先公三年公席間語廖事必稱廖明
河先生不單稱明河蓋前輩行古之道如此

四十六

廖明河先生謫吾浙鹽運司判官於鹽亭為屬之卑者一日持單侍生紅帖拜之鹽臺閉門不相見亡何

肅皇召先生還院鹽臺具帖差吏請先生赴酌先生曰昨日拒見今日又請我小人小人能其差吏二十此雖非長厚之道亦可發宦途一笑云此文貞公面語不佞者

四十七

吳小陵先生一儒於茅公坤為鄉同年戊戌同上春官又同邸寓茅舉進士小陵下第安

其寓不徙且為茅書帖佐完檢點他事得失進退之際漠然不介其懷也友人兄弟同寓於杭弟報捷其兄茫茫遷他所去然則小陵之賢於人遠矣哉後庚戌成進士官至太平

知府

四十八

箬溪顧先生應祥官巡撫家居盛暑中有二司訪之呼田間一老奴揮扇奴取小兀坐先生後先生不覺也既覺詰之奴曰汝有風足矣何管我坐為主賓大笑此奴不可謂知禮

然膺仕而風味若此山家真率了無官套令人嘆羨云不覺也同四十九田開一笑效韓成效如小下坐也建安楊文敏公榮其父充渡船役他渡者率索往來錢又風雨寒夜輒憚勞公父獨不然有堪輿家感其義者為卜地葬文敏祖指狐所棲窟馬囓曰俟狐起而葬公父值嚴寒衣單乃逐狐壆歸報堪輿家堪輿曰俟狐去子孫必有為侯王者今稍早止可多發科第然亦穀汝子孫用矣今楊氏科第果代不乏人

云

五十

嘉靖乙卯予中鄉試同二三同年謁文宗阮先生留坐時有六七教官亦候阮會驟雨不能出先生命各役持所蓋傘一一送之出臬司門顧予等曰教職微官即有傘安得進臬司門來我故令人送之諸君他日居官體悉下屬亦當如此此雖先生細事亦可概其生平多厚道矣後先生與祀名宦鄉賢而子孫三世科第聯翩為桐城望族蓋亦有所自云

五十一

豪放不羈之士自不當以常禮責之姚江理齋諸先生當嘉靖癸卯寓淨慈寺其鄉新舉子十數輩共謁之先生冠帶出見然自負領以內絕無襯衣瑩然一玉體也數君口不言心謂先生慢客至此坐間報學憲張公來訪數君謂先生必更衣也先生以此迎學憲如故殊無躊躇不安之意數君於是心服先生之曠達焉此可以資笑談不可以為士子法也

五十二

學憲出巡進才退不肖關係重矣自來未有接受書札者况親於其身而與縉紳相見於途又繼之以杯酌乎自不佞庚辰歸田以來始聞此事而甚異之何恠乎世道之不競也

五十三

吾湖凡類考生員郡邑諸公未有不蒙諸生之謗詈者諸生固不得無罪然及求諸身豈盡無可議得納賄不足責矣關節盛行至顯宦子弟必居首居次如何要人帖服來及泉

李公願未嘗不令各縣正官閱卷却關防嚴密各邑進鋪陳亦當堂搜檢過毫無挾帶儘文看着取着鄉宦子弟附其後榜出如何議得他人顧自處如何若動言諸生放肆孔子何以曰君子求諸已

五十四

嘉郡守侯公東萊當三學新進諸生送學訪知往事歛分大有浮費謂鄉先生曰此舉即破費諸生一紋不必也列位老先生但各持一攢盒到學郡中士夫頗盛各持二盒去主賓俱享盒行酒禮畢侯公拜諸博士曰諸子弟望諸先生教導之遂別此公治郡非賢者作用此事却做得超脫可愛惜後人不能法耳

五十五

撫按分巡一方士論所宗舉動毫不可苟乃知府入 覲署郡委之節推而丞反署邑者蓋為節推甲科而丞或鄉科也夫丞果不可以署郡則大察必當處分既未必處分則何苦奪其必當署之次序而授節推以市恩也

予所目覩不詳姓名近日又三府署郡二府
署邑皆不可曉

五十六

吾湖先輩然有眼力會看文字嘉靖戊戌會
元袁公煇閔午塘先生所取也癸丑會元曹
公大章董潯陽先生所取也乃丁未會元胡
公正蒙則吳霽寰先生以正郎同考取之逮
萬曆庚子則沈檢討淮朱檢討國禎二公不
但同邑且同里密近而沈主湖廣鄉試朱主
福建鄉試豈非一時文運之最盛者哉

五十七

江右鄒東郭先生守益正德辛未會元子善
官方伯方伯子溥官翰林溥偶被人言污巖
歸第請見方伯公公怒數月不得見已而竟
加朴責不寬假焉嗟乎此非吾東南士宦家
所可望也

五十八

○山東壽光劉文和公珣大學士致政家居封
翁尚在封翁家法甚嚴一日文和公他出乘
轎歸第而封翁偶同客在應門文和公不知

身聞系錄 卷一
失避封翁盛怒欲杖之客不能解予鄉沈觀
頤桐中丞曾為其邑令云封翁竟以轎杠加
責此宇宙間大奇事也 大學士文如家君性

五十九

余鄉顧養默公震以貢仕為富川令少嗜學
蜚聲秣苑遇執友至戚患難若身蒙之苟可
紓解不遺餘力生平唯知揚人之善絕口未
嘗稱人過蓋天性夙稟非有所懲而然子孫
貴顯宜矣 庚子年五月五日辛未會于子

六十

學道出巡隔府迴避兩臺致遣牌失信數四
不以為非不知何故余少見代巡舒公可按
嘉興督學孔公天循亦考嘉興二公未嘗相
避豈今是而昨非抑今非而昨是耶

六十一

凡人揚人好處儘可興起自己學好念頭只
有益無損若好稱人過這陰隲不小於過處
又增添些粧成一篇文字其陰隲更甚且速
矣余目睹二三友人蹈此尤好呼人姓名貽
禍立見可不戒哉

六十二

余少及見邑庠先生笞責諸生無敢抗逆者
蓋自嘉靖壬子甲寅以後而此風寢衰矣浙
省學使屠坪石公持正方嚴訪諸生行誼不
委之廣文多所詢察務得其人以行賞罰諸
生一時皆不敢失禮踰法自後大都務寬遂
至肆無忌憚分巡以代巡命考校諸生不容
唱名序坐呼朋引類莫敢誰何不五年而諸
生罵父母正官矣又罵祖父母官矣罵不已
群攻府通判而捲堂文出矣屠後擢國子祭
酒奉法不少假借諸大老子弟大老趣言官
論之惟恐其去之不速釀成今日之禍今但
未面罵郡伯未攻郡伯去爾奈之何有世道
之寄者思以防其漸矣

六十三

兩臺出巡必考生員又不親試必假重於守
巡兩道守巡兩道又不親閱卷必借目於太
守推官知縣諸公諸公又不秉公必先盡鄉
宦子弟次盡平日相知等第一出唾罵隨之
行賞又無歲派錢糧臨郡時縣官猝辦予以

為賞又無流心變動語得相親言弊弊之
欽勅內有此一款故不得不行詢之侍御輩曰
勅文無此一事是亦不可以已乎其與考生員
又出教官以私情揀送姑不足責也然皆隆
慶元年以後事前此未之見

六十四

人生六十歲甲子一週天道變遷人事亦改
據余所目擊何須許久蓋習俗移人捷於影
響甚可畏也母姨朱宜人少吳沈公封母年
近八十相見止稱大姨今人女流三四十歲

人即呼為太太家門妯娌相呼俱不似向時
伯母孀母以前富貴家女粧止重金寶今仍
製巧樣金寶却束之不用別用珠翠珊瑚奇
巧等物只此二事與三十年前天壤迥別他
日又不知作何狀來大有足慮

六十五

乙卯中式後偕凌子迪知錢子錫嚴子文梁
同款郡伯郡佐於清容軒其席皆出館夫包
辦者麵食殺饌共八器湯減半添碟十二器
予詰館夫薄對曰此舊規不可增也此席若

在今日移以款吏書且不可况府公平時璉
川施先生峻為予輩作主與府公相對坦率
少文較今時儀節懸別施先生其猶行古之
道歟

六十六

余嘉靖乙卯中試時梅林胡公宗憲已自代
巡特轉撫臺矣有賀禮見及書生不知合用
手本伸謝僅將大紅紙裁一板傳白帖外以
回差吏此雖余之踈闇然當時貴重紅帖不
輕作用亦可見矣近來郡邑上任或遇令節

紅帖積受多至百千今昔奢儉迥別蘇子所
謂世之自文而欲挽之質也殆欲移江河而
行之山也詎不信然乎

六十七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聖人也只是這樣子若
舍子臣弟友別求聖賢道理正所謂差之毫
厘繆以千里也二十年來吾鄉不須說別樣
作怪只弟之楫兄侄之楫其伯叔間有口不
稱呼者其蕩肆蓋始於山人而對客飲食不
相勸酬又末節矣柰之何柰之何

○六十八

東廣林公大欽嘉靖壬辰大魁也少貧為蒙師其主人有壻中甲科官主政來謁主人盛欵之請林相陪主政君虛讓曰吾妻父家先生當首坐林竟首坐主人不樂主政君一閱林所作文字謂其翁曰此生當大魁可將小姨作配主人然其言妻之林少未嘗從師時賣菜為活至人塾中聽講則曰書意如此見塾中士子文則曰文義如此便學為文吾湖孝豐吳公麟督學廣東還省代巡二司諸公

問佳士為誰吳公首曰林必大魁衆哂其為迂後驗始心服焉壬辰 廷試閣臣例進呈

十二卷

世廟意不愜更索閣臣曰有一卷甚佳只是起冒散漫不合格臣等不敢進

上命進閱之林遂居第一此公異才奇氣惜享年不永

六十九

吾鄉孫屏石公前嘉靖戊戌進士余詢前時大座師受禮不公曰時二主考為費公某公

某出簾即分付曰諸生休聽人言買壞了段
幣每生各具清帕四方書一冊送我兩人一
時諸進士皆如其言至問本房座主何如公
曰嘉興屠漸山先生也并其書帕不受每門
生至款洽如家人父子遇選遇差反加禮於
諸門生不知戊戌以後何人受禮始迄今難
言哉難言哉

七十

烏程令射陂朱公寶應人刻意詩文不廢邑
事足稱循良吏云自北來介溪嚴公葵峰黃

公俱託渠致書劉清惠公麟朱一日持書偕
長興劉令同候清惠公是日天大雪清惠公
衣大紅鶴氅衣相迎款二公飯中厨出煮腐
二盤大鯽二尾此外無他物也其超於世味
之外而游乎澹薄之天如此李子曰坦上林
泉雪中魚腐朱衣白髮佳客相留分明圖畫
一幅且留余曰公曾南共飲又留也予詰其
矣七十一

南兵部尚書韓公邦奇進部不久上疏乞歸
同官大老偕各屬送之郊外問故公曰吾鄉

身聞雜錄 卷二
有一先達物故多年矣偶一夕余馳傳坐驛
此老賜帖下顧余訝之未及辭轎已入門來
矣升堂叙坐茶話久之絕不似物故人成禮
而別且謂余曰公官南兵勿久留也予誌其
言故有今日之別韓旣歸不久旋卒此事亦
云奇矣

七十二

楚侗耿先生定向講明道學當世所重巡撫
福建務在別有司賢否他務不及汲汲也時張
呂二大學士考滿申公瑤泉初拜相公止具

空書為賀不用幣禮君子曰可以為難矣在
閩儉約異常真率無官套辱視不佞若兄弟
之愛不佞時轉官江右公執手似不忍別且
曰呼總戎一會省中只忌憚先生一人先生
吾直諒友也奔父喪各屬俱為文具奠公命
匠裁其文受去毀幣折儀皆謝却公蓋叔世
清修之士不知何故得罪士顛有極加醜詆
者

七十三

天下極寃最枉之事莫如帶徵錢糧一節凡

知縣知州在任止該清理任內錢糧任以前自有官在這官既不清得如何一併責備後官行取文書一到合干上司俱另具一眼相待惟恐得罪何人行取因錢糧不完上司留着他在今日則更有可笑如萬曆十年官直要他追而上之到萬曆四五年也要兼比來如何做得去天下只是這幾箇百姓百姓只有這此皮膚前面太寬後面太緊直是趕到大壞極亂不可救藥便了

七十四

漢世刺史太守居官循良如二疏歸田朝廷賞賚動稱黃金二十斤或三十斤想當時民間不敢擅用即帝子王孫用之亦有節制故能藏金之富如此今日民間僭踰之甚但力可辦金則用之等級貴賤之差應用不應用弗問也安得金不日貴民不日貧江右朱尚書衡余及交其子維京一日問之云貴宅奴婢帶金否答曰用銀飾也須稟過老母况于金耶其言雖未必實大都江右節儉之風異於他省後即有兵革之亂必不受禍慘毒吾

東南一路難言矣難言矣

七十五

薛方山先生先任慈谿令行季考袁元峯先生煇不與後得其文大奇之已鄉榜第二會榜第一廷試第三其督學吾浙也姚江諸大圭口許解首山陰應試生員無一等是年中式無名盛稱慈谿多才是年中武者十人嘉興八學批首先後俱登科時吾桐首則沈虛舟繼志也湖郡一州六邑童生今日赴試明早辰時出案凡平日知名者悉在所錄人云

先生止看破承想事勢如此先生司文衡恐後此百年未易並其高焉

七十六

莊僖張公自束髮以及蓋棺未嘗一日不砥礪名檢時俗翕熱脂膏之態特厭却之華靡侈艷一無所好居常進止有恒度雖燕閒無惰容媒語尤虛懷好問勇於從善未嘗自用而以所長加人但剛腸疾惡視權奸若不可一日與居者穢相以是啻公將中傷之賴公自律嚴謹卒無其隙伊藩之靖制之於未發

優游緩帶而消數十年之潛慝人見其易而
使朝廷不苦其難非抱負弘深不能及此
也

七十七

吾鄉凌公約言因閔午塘先生始識南渠呂
先生本於都下凌時尚未領鄉薦也後數年
入南雍肄業呂為少司成矣師生之分懸絕
呂特訪之於寓又十餘年凌謁銓曹受全椒
令呂入內閣凌執官銜帖子謁之呂趨迎曰
何以套為必欲以生平禮延之上坐凌固辭

呂笑曰使汝作相終欲置吾傍坐耶令從者
堅持其坐不能動凌竟當客禮焉呂公盛德
何止加入一等

七十八

○當官者貪財無耻想是性生不足責矣有一
等蕪靖無求之人非不可嘉可重至於臨大
事決大疑遇大歎須要有膽畧有才智方能
辦得事來吾鄉萬曆十六年荒甚有一郡伯
令窮民至富家食粥百十成群幾致大亂又
下令頓米之家止許賣一兩一石米愈不出

價日益高畢竟到一兩六錢一石纔住此郡
伯甚是清介然何補於荒政也 大抵遏糴限
價皆非治荒妙術唯有未荒預備而臨時又
多方設處令就食窮民止在二四里之內方
是實惠實政

○七十九

○今之備荒者唯有勸借一策然勸之一字猶
可言也借之一字既借問何日還不可言也
聰明殘刻之士平日不知愛養斯民此心先
與他隔絕了即有倉廩富民豈肯好義樂施
若平日有一團實心實政及民即大荒窮民
必不為亂勸民出粟十必有四五應之此可
以理推者非臆說也

八十

太宰楊虞坡公博以疾乞歸先是余選禮垣
公所試而薦者因送之郊外成別馬行李蕭
然毫無氣焰其家人婦女俱跨蹇騾去都城
內外人指曰此楊爺管家婆也嘖嘖嘆羨因
憶隆慶戊辰徐文貞公階罷相偶於御道
上見其家人媳婦成行步走不下一二十人

服飾靡麗較之太宰家風天淵矣文貞公賢者尤不能超乎風聲氣習之外若此况其賢不逮文貞什伯千萬者而可以朴素儉約責之乎

八十一

古和雷先生禮江右豐城人嘉靖己酉庚戌間視學吾浙其所取士文義專尚解書得肯綮體貼聖賢口氣徒逞浮詞弗錄也一時稱至明至公即童生未嘗濫進一人巡四明時聞太宰淵在朝其弟生員應發社郡邑諸公力救求置三等先生終不輕喏焉遐想高風若在邃古之世官至工部尚書少傳

八十二

弘治五年壬子浙解首秦文未詳其人品若何乃國家重熙累洽獨際其盛一時豪傑應運同榜者如孫忠烈公燧胡端敏公世寧王文成公守仁當宸濠之變或死節或預謀或戡亂三公者不同道其為百代殊絕人物一也增光山川照耀史冊豈云小補孫中式第四如王在五十名後勲業豈係科第高下

哉在嘉靖壬午則有海鹽鄭端簡公晚吾湖
唐一庵先生樞皆偉人也予所不知者尚多

八十三

山西蒲州王公崇古兵書大學士張公四維
之母舅也張入候王偶竚立立而答揖倘當
坐即坐而答之不為甥離席也吾湖士夫云
有目擊其事者此是西北人盛德致然若南
人勉強學他便露出醜態却不可看得容易

子

八十四

公十四

。人子遭父母喪據朱文公家禮無懸像開喪
受吊儀節若賻奠則有之矣吾俗不知何人
作始孝子俱幕內面南吊客面北拜其父母
主人仍出幕外拜謝予曾走吊橋李屠項二
氏孝子拜於幕外之右或其世德淵源有所
傳受吏部亞卿諸公大綬卒江陵往吊諸公
子倣俗禮拜於幕內聞江陵不悅曰我來吊
若父諸子如何南面臨我即此可知吾鄉開
喪之禮不當襲故矣古人苦次亦不在幕內
如今人廳事之側房是也親友即此吊之

八十五

東廣霍渭崖先生韜正德甲戌會試第一入
廷試二甲觀吏部政九觀政進士率青袍角
帶入衙門辦事先先生獨穿錦繡又不認會試
本房為座師二者皆希世之事不知的否其
子與瑕嘉靖己未進士時吾浙袁元峰先生
煒知貢舉與瑕亦不執門生禮選慈谿令校
晚生帖君子云有父風焉予僭謂渭崖先生
人品學術自當位階八座然而先生遭逢亦
是大幸使先生登第於萬曆甲戌士大夫必
不遭時也

八十六

萬曆丁丑十月閣臣張居正聞父喪因
主上留遂不欲回籍守制時翰林檢討吳中行
趙用賢同日上疏論列奉 旨廷杖為民刑
部主事沈思孝草疏同部郎艾穆願與名遂
列名上 觀政進士鄒元標疏繼上並 廷

杖謫戍一時臺諫未有敢言者而御史某

給事中某附張保留故元標疏內有

恨不斬其人首等語不七年居正死諸

賢皆獲起用諸倚居正者鮮不受累焉吳

武進人趙常熟人思孝秀水人穆

人元標江西吉水人

見聞雜紀卷之二終

見聞雜紀卷之三

吳興李樂彥和述著
朱國禎文寧校正

八十七

山東兗州滋陽縣學文廟祀宗聖顏子之神

與天下各郡邑不同想鄒縣祀孟子然未有

的考

八十八

同年友吳姓者仕為蜀令母孺人有侄素不

修行檢者來謁留之衙內一日吳公出侄向

姑索銀不遂盜所蓄俸殺姑逃去後捕獲雖

正其罪於母氏竟何益哉官衙之不宜留客
蓋如此

○八十九

江陵之喪父也一時建言諸臣受禍不為不
慘矣而繼諸公以具疏者翰林趙志臯田一
儁張位習孔教張一桂于慎行李長春凡七
人次輔呂公調陽為寢其疏不得入七人者
皆吾戊辰榜人也惜向後結局未有大表著
者爾

○九十

沈純父 思考 疏既上候 旨朝房江陵家人

及私人探聽動靜者甚衆刑部郎蔡文範

江西

瑞州人排衆視純父起居呼居正名大詈者不

一而足一時忿烈奮不顧身坐是謫福建鹽

運判官公論定官方起而公已歿矣惜哉

蔡戊辰進士

九十一

易有云慢藏誨盜解者曰藏之不同不密曰
慢唐一庵先生曰慢然藏之不顧理義可否
則貨悖入者必悖而出故云誨盜 先生別

著有易修墨守曾命余作叙其詞甚奧其義甚玄不能窺先生萬分一不敢妄叙

九十二

不佞乙卯秋捷計偕北上時少吳沈公應龍寓毘陵城謂予曰此行高第須學節儉毋習富貴態予乙未同年某登第後便奢侈貸二百金娶妾二人選南部主政至潞河舟次病作卒二妾即於潞河改嫁喪不成禮可為士人初第之鑒

九十三

閩中黃斗坡曾通判湖郡官終知州予僉閩憲而會省號多事者公未嘗妄有干請公有門生二人皆仕為二司腰金矣每訪余三公同來二公傍坐黃不以為僭二公不以為屈坦然若相忘也嗟乎若在吾鄉則弟子必不屑師必深避安敢望此

九十四

閩中士大夫凡遇新官上任不問尊卑拜帖俱用大紅絕不用段幣作賀亦是簡約妙法子歸田二十年隨在做之亦未聞有見罪者

九十五

不佞戊辰舉進士同鄉嵇生者以貢入京喘疾卧榻上予訪之嵇先生已作人中龍矣願為行兩龍母作毒龍擾害人間方好此君與余踪跡素甚踈猶蒙箴規至此古道蓋僅見乎

九十六

余為淦令巡道憲副吳公一介轉大叅行隨俗餽贖十金公艱然曰先生賢者焉得污我至此予退而自愧自悔嘆世未嘗無人焉江右驛遞率三十里辦一中火公嗔怒不食云世上無此事前知杭州府以廉節稱惜壽不求不獲竟所用云

九十七

隆慶二年戊辰同年進士大約一主催一皂者居多間有巨室貴介公子則催二三皂已而卒未甲戌聞新科諸公俱二皂帶馬跟隨家人衆多絕不似戊辰矣戊辰有一同年好製衣服費至四三伯金所謂貴公子也不六七年物故朱子所云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

限制士大夫不可不熟玩

九十八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此善字所包甚廣不但好行其德虛已讓人周急拯危而後為善予竊意凡人躬行勤儉這一種節縮務實的意思最是善事之大者其子孫必昌必發科第屢屢有驗若暴殄奢侈曲意款客不惟窮其身子孫徃徃不見奸故易曰不節若則嗟若傳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奢之一字是惡之大者

九十九

按院臨湖太守萬公雲鵬率屬官入見安吉守某偶稱按院為老爺蓋一時之誤非違眾足恭也太守面叱之曰不才按院亦色動既出烏程令前峰戴公歸安令南玄戚公白太守曰知州稱呼過誤老大人只宜退而教之面叱非禮萬公隨揖二令曰承教果是我過當了次日又至二邑門外投侍生單帖囑門吏曰多上覆我特來謝教公之勇于從諫顛此一守二令其皆有古人之風矣哉事在嘉

大清縣志 卷三
靖六七年間

○一百

太守萬公延生員某入衙訓子降尊隆禮叙坐間必稱先生一夕問生曰歸安葉縣丞做官何如生正對曰蒙老大人下問生員不敢對願老大人以後不復有此問太守謝曰承教我失問矣君子曰二公可稱賢主佳賓云

一百一

萬公入會城謁按察使使使俗吏也萬公長揖不跪使怒囑隸俟公出扃頭門內二門外鍵

俾公不得出者良久公還湖即交印與丞竟棄官歸諸當道移書遣吏再三請復來後擢本司按察使當丁酉歲新科舉人鄭怡者乘醉謁仁和令囑以事令稍難之鄭以手撲令面令繫之獄呈文萬公公庭訊鄭坐黜革嗟乎鄭特不幸而生於斯時遇有憲長執法爾若在今日則群舉人合力求懇二司互相救解且按院方中之門生也萬欲行法得乎

一百二

余嘉靖丙寅歲館于董宗伯時瑤泉申公以

修撰丁憂起復來訪宗伯宗伯邀予陪飲當
送席申公具冠服止一僕手持紗帽革帶置
廳事前尾上侍申公無兩僕也余心服而識
之既而訪于舟中即僱賃香船簡約多秀才
風味又十年一盛夏余訪宗伯偶友人授知
縣回宗伯迓而酌之僕從頗衆奉事踰禮即
前宴申公處余為心動亦以占此友不祥子
思云見乎著龜動乎四體夫著龜猶涉影響
渺茫也乃動乎四體則由中達外吉凶可預
卜不能逃焉君子當慎其動矣

一百三

故按察副使施公閩人號龍岡前知常州府
預器栢潭孫公超格加愛栢潭發大魁不久
守制家居特往閩訪施徵服歛跡止僕從二
人隨行蓋沿路從舟人不可得而物色也至
浦城達閩省則山路崎嶇不能如故態矣始
不得已用在官夫馬予謂申之訪董簡其僕
從猶可勉而能也孫以二僕往返四千里之
程非其中有定見定力未易及此時浦城令
褚公武進人對余詳道其事如此

一百四

亞卿陳公

陞餘姚人

提身清謹教子有父風嚴飭

可法其所不易及者家人不知何等約束來

冠履衣裳俱似山中農家人不知為著姓亞

卿僕也客曰此細事君何故揚之予曰安可

以言細近日士子一登鄉薦家人走城市滿

面便帖了舉人樣子何曾帶得以此朴實來

此風俗澆漓淳厚所關余故有感而書之也

○一百五

楊繼宗字承芳山西

澤州人

順天

城丑進士王忠

肅公薦知嘉興公至止以蒼頭一人自隨如

旅寓然巡按孔酷刑殺人公出示令人告府

遷按察使初藩臬諸司所用咸取辦于下鎮

守中官日給萬錢悉革去之公入覲王直

聞公名欲得一見公執不往一日

憲廟以廉吏問直直以公對天理人心之公其

不可泯如此晉左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外戚

宦官多占民間地產公悉奪而還之權貴歛

迹或謂公別白太明節目太踈言論太激三

者非自全之道嗟乎其可謂不知公矣

身附錄
卷三
○一百六

項襄毅公既沒子孫多貴顯者說者謂其陰地甚佳故遺蔭至此余謂不然天地之大德曰生居官者能體天心以治民全活衆多則天必祐之此理之常非倖致也公自土木還景泰二年遷廣東副使按部高州謀報賊携男婦數百流劫村落部將請發兵公曰流賊無携家理慎毋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拜陝西按察使適陝饑公不待奏報輒發倉以賑之全活者萬計滿四反公

以計誘其愛將楊虎驪為內應竟擒滿四斬首七千有奇進右都御史京圻大水勅公巡視公自發廩外復勸貸得米一十六萬五千石棉布牛具各萬餘所全活者二十七萬八千餘人公有大功于朝廷若此其食報于天宜矣

一百七

天下之事不但我求於人而不可必得亦有人餽於我而終不可得者吾湖慈感寺阮山峯先生業已送之大老大老家具佃值於官

僧人俱還族去廬舍為墟矣唯毘盧閣高聳
巨麗難以拆卸家人用燥荻乾柴縱火焚之
至再而火不發若有神以滅之者豈此寺當
南門之衝山靈河伯護呵難以頓毀耶大老
乃辭於官僧仍安堵四十年後添設同知何
公提府治在烏戍而白蓮塔迫其衙門之左
公欲毀之一日過慈感訪余語及毀意頗決
時相對坐閣下余即指閣道前事甚詳云老
公祖即欲毀恐匠氏難以措手公怒形於色
已而詢之諸士友合口皆稱不可公乃寢其

念然公與不佞始終語意不相投也

附一百八

舉子文字作得高妙固好不高不妙於立身
事業全不相掩吾湖莊僖公張永明少不以
舉業名求入諸時髦文會中衆不之許甲午
三場畢對友人自言夢寐頗佳衆掩口笑之
已而聯登甲第治邑有聲自諫垣以至八座
大有擔當非人易及公何嘗賦詩作古文耶
今人見仕宦能詩文者即稱有才竊恐孔子
所嘆才難非此之謂

一百九

雲間吳某中鄉舉後遊南都與一美妓相厚
 語人曰吾若登第當妾此妓果兩如其願云
 此少年習心之常不足為恠榷稅蕪湖囊橐
 既裕治第太侈製一卧床費至一千餘金不
 知何木料何粧飾所成不久房屬之他姓床
 巨麗難拆遂併棄焉此可為仕宦之求鑿矣

一百十

桐邑令蔡調吾時鼎福建漳浦人萬曆甲戌
 進士授官時年二十八歲端凝沉毅有老成

人所不易及者一塵不染見士夫有盒禮陳
 于公庭即義形于色居衙唯茹菜腐肉食時
 絕少每造予冬無輕暖余撫其背衣甚薄問
 故曰鞞天氣不寒素不為重裘也時有製
 裘為贈者公堅却之五月造余解公服尚穿
 絹褶在內若不知此地有紗葛焉邑事鉅細
 畢舉吏胥歛跡其各役下人至為絲網以度
 日尊翁踰五旬一疾而逝公不能為厚殮徒
 跣扶柩出邑門百姓男婦皆為流涕

一百十一

徐貢元隴隸繁昌人嘉左使按臺差吏取紙贖送仕宦吏知公廉潔難近不敢見者數四不獲已稟白公竟笞二十不發也兵備大名秋毫無取驛遞供送鋪陳一二十副公曰家人卧羶褥歸家何以度日止留一副自用餘俱發回造冊存注由大京兆轉亞卿一時清望特著其子亦有父風

一百十二

按院二司紙贖都是解京充邊餉之用者近日任情送人甚者私入囊篋全不知有法萬

曆年間有二按院犯之事

聞俱謫戍可鑒也

一百十三

余僉閩憲駐延平劔浦驛日供廩給銀三錢一月應送九兩除常俸柴薪馬丁外又有此供

君上之恩無以加矣始事一月畢衙內亦支魚肉蔬菜二兩許驛官仍封九兩進予詰之曰舊規也再詰欲責之曰不敢欺前邊老爺俱如此予命此後要算除明白予性愚拙意謂

笑除人人皆爾一日同僚聚會言及有一同年躡予足余乃噤口已而詢之曰兄言傷時各道皆未有笑除者即用過十兩定規自是不少嗚呼官為二司方面體統頗尊乃欺君罔利至此然則何顏以懲下官之貪肆耶劍浦非衝繁之地止是本省上司及鄉宦往來月支供應銀四百餘兩余行延平府四百兩驛官作四次領每旬日送道一查笑方領蓋凡數月而節縮銀近五六百金然則前此無實之費竟誰之咎也予不忍言予不忍言

一百十四

予由延平改福寧道駐會省矣一日按察司獄官初任持禮幣數件皆重值之物也以手摺送余余怒曰汝獄官又下首領官幾等分最卑與我堂官懸絕如何可通交際獄官惶懼頓首不已叱之去事雖違衆風紀所關恐凡有志之士皆所不納不待賢者而後能之也

一百十五

楊挺高嘉靖辛丑進士不能悉其行誼之詳

仕為南工部主事權稅蕪湖竣事還部送堂
翁青布二疋此外無長物焉即其事長之簡
薄則持已之潔廉可知已

一百十六

佛書云暴極化為虎淫極化為婦人唐進士
李某少曾私一婦人夫家覺而欲殺之某縱
火焚其居燒死數命後行山麓中卧起戲為
四足狀身忽生毛羽漸變為虎唯口能作人
言有同年御史經其穴劇談移時悲號備至
自陳前過事詳人虎傳宋徽宗時男子化為

婦人隆慶二年予觀政禮部陝西又化一人
見邸報至於婦人出髭鬚者宋時又不止一
二人也

一百十七

許白塘御史名鎡雲南人少豪俠不羈為諸
生時行市中有二人互相毆一人理不直
公搏殺之即詣縣白其狀甘認抵罪令憐其
才云許秀才於汝無干請回公諍曰生親手
殺人如何教他人認罪得令卒為兩解焉是
秋中 鄉試第一人乙丑成進士令吾郡嘉

善縣清介絕俗不甚拘文法拜御史閣臣高
中玄先生里居白塘過訪席間問白塘曰我
作相較徐存齋如何公曰老師不如徐高震
怒擊卓公曰即此便不如徐矣其峭直類如
此已而命酒再飲高怒亦解可見中玄先生
亦無他腸也

一百十八

人生至尊至親莫如

君父母而師即次之今之文學博士官師也
嘉靖三十年以前朴作教刑予猶及見之不

意近年頓失尊卑之禮呼名呼字不可得矣
呼兄呼號延諸生上坐者有之諸生雖不坐
博士實有此虛套可恨有志於世道者可勝
浩嘆哉

一百十九

余令滄三載歷侍守巡二道數公如大叅袁
公隨丙辰進士大叅陳公絳甲辰進士副使
吳公一介十進士副使張公士珮丙辰進
士不但不通幣帛即遇令節亦不敢一伸下
程之禮衙門嚴肅見之自令人竦然起敬今

身附系錄 卷三
未易違若人也張後由四川撫臺內轉吏部
亞卿其故余不能曉

○一百二十

嘉靖壬戌會試

上命大學士袁煒詹事府詹事董份主考錄既
成余師唐先生謂余曰曾見會試錄否余應
曰未見先生曰適來閱序文二公之意已向
徐存齋不屬嚴介溪矣未幾嚴以贓敗子世
審正罪籍沒先生於文字中盖有以識其微
也

○一百二十一

余嘉靖己未卒業南雍時大司成缺人司業
馬孟河先生一龍動導

高皇帝監規行事舉人亦有監規監丞及六堂
教官作揖先生坐受諸主走班嚴肅不能識
左右生為何人一日進諸生於廂房面教曰
我年三十以前全是禽獸不是人至四十尚
出入於人類禽獸之間今日庶幾免於禽獸
矣爾諸生當及時自勉近世士大夫自責自
訟不隱其過未有如先生之真切者也

身附錄
卷三
○一百二十二
余為大學士李石麓先生門人自戊辰始先是隆慶丁卯因友人董懋德始識其諸公子然亦彼此投刺之交也一日懋德試于國學余偕友人候懋德因往來于學前者數四有穿青家人數輩每見余二人行過雖坐亦必站立予恠而問之董僕曰此昨來李公子家人也時石麓先生當國其家人恪守家法加意於主人乍見之交如此則其視主人至親執友更當何如恐是大江以南絕少之事

○一百二十三

張江陵居正天分最高其萬曆元二三年相業儘有可觀只視天下之人皆不已若而忠言不入兒子必要中狀元人諛其相業則曰我不是相我是攝分明把大舜自居了此是他沒學問處其條列最不可廢者督學使進學大縣不過十五名不為無見果如所言揀得真才實學恐大縣未必有十五名後來不依他濫進童生至六七十名一縣如今做出許多病痛來故孔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好

事者又或議其有篡意此是作惡要滅絕他
三族的話頭斷斷乎不然也

一百二十四

鬼魅之事聖人所不語君子所不稱述也然
却不可云無予館董氏和雲樓從者以事離
左右即昏夜嘗有獨處時未聞其有聲響變
恠也入冬解館諸友方對予言樓中曾有人
自盡時露光恠大為余慶云逮余巡福寧道
遵故事走福寧州駐劄月許初入衙予問延
賓館何在時已交巳午矣方入有一少婦週

身皆穿紅見予來如飛捷從廊簷外入門隙
遁去予恐感人亦不問左右見否已而人云
福寧地多兇衙門更多其房舍百餘間予以
五六人居之絕未有鬼也余不敢自謂正人
能驅邪魅想是心上不疑故鬼自不敢近爾
一百二十五

不佞聞之少吳沈公曰予嘉靖乙未登榜官
刑部即時代巡行部湖州竣事送鄉士夫各
廩米或三升或五升未有折銀至兩數者後
不知何年折銀始逮不佞宦江右行撫建廣

三府各縣庫藏俱造冊送道查考唯撫州什
宦最盛內開借支某項銀一百兩送都御史
陳爝蓋陳時為御史大夫也自陳以下有差
縣官但知奉代巡命不知 朝廷有法類此
守巡二道或濫用銀兩府縣亦借支應命陞
任去懇代者以詞狀紙贖抵補此不知出何
令甲載何典籍皆時事大舛處可笑可笑

一百二十六

清江楊遡川標道長自東廣巡按歸其子帶
馬尾巾遡川到第之次日手除其子巾裂作

六七硯惡其侈也時淦邑春元朱謹吾與楊
兒女親余詢之曰公用何禮訪楊曰用二十
盒予以為盛禮矣細訪二十盒者即予鄉所
云果壘雜置蔬果葷物在內外佐酒一小瓶
置主人廳事酌之猶云接風也若三吳間親
家作代巡時不知禮盒幣帛到恁田地

一百二十七

宋儒曰立朝以忠厚正直為本忠厚而不正
直其失也怯正直而不忠厚其失也絞二者
相濟方是假如親戚故舊在家在官皆有之

但事關朝廷便有箇法全任已意不得吾桐
萬曆間吏盜老庫銀三千餘兩邑令因撫臺
同鄉倖止罷官去這故縱如何說得是忠厚

○一百二十八

太宰周恭肅公用吳江人其人品卓偉鄭端
簡公曉稱之見吾學編及今言第恭肅墓文
出徐文貞階手筆謂其卒京邸貧不能殮則
未必然恭肅居爛溪去余家六十餘里其家
豈不能殮者哉甚矣墓文之不可信也孝子
慈孫甚不必為祖父做這一大件說謊事

○一百二十九

同邑錢槐江公貢先人遺業頗厚弱冠即登
鄉科家無侈靡之習入其室多聞紡織聲兒
子數人居怕衣布今侍御夢得垂髫相見寒
暑未嘗紬葛也令新建治行卓異彖內召僅
轉工部郎權蕪湖稅除弊剔蠹迄今人稱蕪
靖馬仕宦衣布之家東南不多得余至雲間
訪徐文貞公階蒙出諸孫揖俱穿青布短褶
長公璠確守父前子名之禮

一百三十

陽明先生天資迥絕學問又到看他一部全集說出話來便徹頭徹尾明白易曉宋儒若不到處便令人回頭細想不來即如李延平先生令學者想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不佞清夜也曾想來前之一字總不如時字為妥只有箇喜怒哀樂未發並無未發之前更求以前便無下手做工夫處曾與沈鏡宇許敬庵相質二公不以為然

唐先生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

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古人有此品第今日連志於富貴的人看來也少門人問曰何謂也先生曰苟志于富貴則凡可守其富守其貴者無不實下工夫此方是志今但慕富貴而不盡其道却與無志同爾眼前有一大老庶幾能志于富貴但不敢指其人

○一百三十二

烏程令李公掾江西豐城人居官奉法循理事上不諂不傲與士夫處無炎涼態氣度豁如也其最可法者遇人命不輕檢驗先拘兩

身聞錄 卷三
造鞠審事屬可處委曲俯就若深寃大讐必
欲執命不得已而後檢驗加焉嘗言檢屍與
凌遲不異上干天和慎毋輕忽至於破家蕩
產又是第二件事此仁人之言有司之上乘
也

一百三十三

稱人之善固是美事然為一方撫按則自有
公論在不得以私意過揚如有六七分好處
褒美至八九分這不失為厚道若到十二三
分便人已兩失之矣不佞一日在省中閱河

南巡撫薦一二司語云學貫天人才兼文武
不佞大咲同官問故不佞曰可惜王陽明先
生不在這八箇字加在他身上去可作千載

公案

一百三十四

湖郡庠教授萬先生鳳宣城人自縣令謫之
任未久奉府檄試本庠遺才生公嚴搜檢封
鎖各門甚固具飯飯諸生不許自餽有生自
餽痛懲其家僮生跪謝罪不少貸時錄不佞
為首初未嘗識面也他生有以厚賄干進悉

却之將赴山西典試差人促不佞見既見不
佞欣然曰吾子必中矣及秋幸如先生許先
生次年署邑率以峭直取罪士大夫罷官去
然其能舉博士職則迥非流輩可及也

一百三十五

同年余曉山任湖廣某府推官下官舫見一
上司留茶門子侍彼此交談良久呼接鍾不
應疑睡也再呼之不應視之則目瞑而死矣
前此無疾亦未嘗被刑也立而死奇哉若無
本官在船則舟中之人鮮不受執命之累矣

司刑者所以全要虚心細問不必一人死定
求一人抵命也

一百三十六

藺相如全璧歸趙請秦王擊缶何等氣槩却
能屈志於廉頗鴻門之會樊噲擁盾而入曰
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卒衛沛公于灞上
郭子儀單騎見虜李沆引燭焚詔韓琦調和
兩宮皆百代豪傑過人事清夜內省如何學
得他一二分來良可深媿

一百三十七

人把地位自高便須思堯舜孔顏把功業自
高便須思伊呂周召若把舉業文字自高便
須思唐荆川瞿昆湖二先生自高之念一時
不覺降伏了

一百三十八

莫謂武夫悍卒終不可以禮義束縛不佞令
途四川總兵郭成帶兵數千自兩廣西下沿
途縣驛皆謹閉城門兵欲市魚米無從也責
以擄掠之罪 不佞備最豐下程先拜郭
郭見不佞而異之又出示各兵不許夾帶兵

器欲市魚米者任入城不禁而城門亦設武
備不踰時兵得其所大悅順流而去

一百三十九

戊辰余成進士靜臺先生呼余曰臨川今喜
發高科矣汝素貧若二十年後脫此貧字方
是好人若十年內即脫貧字非予所望于臨
川也先生數言最宜深味先生初姓沈後復
杜姓官工部主事權稅荊州自常俸外秋毫
無取環堵蕭然饗殮常不給海內講學名流

身門雜錄 卷三
真切罕有儷先生者

一百四十

施南石太學閔文川都事一日不相期俱下
顧不佞兩君年相若閔讓施不敢列坐余問
故閔曰南石公先人之社友也余嘆羨其厚
而知禮焉已而陳繡山先生於不佞同社年
最高其長即與不佞年相若也遇不佞亦執
子弟禮豈吾湖清遠獨存古道至是耶

○一百四十一

不佞僉閩憲駐延平而順昌者延平屬邑也

地方佞佛之徒流言真武顯靈欲新廟宇一
時進香祈福者不遠千里捨施頗鉅至沿途
設酒食肆馬邑令報聞據功德疏簿銀凡三
千四百餘兩錢凡數萬幾千刻期蓋殿

不佞差楊同知詣彼處勘實回報具如邑言
不佞親作告示內稱真武靈應本道素所崇
信蓋殿鉅工豈可無主擅興擇某月某日俟
本道躬拜建豎命同知收功德簿暫將銀錢
悉貯縣庫其木料行縣收管真武像送入別
寺安置沿途開肆之人僅免治罪悉令拆卸

事始解散而地方迷惑大破矣若先期急處則此數千金者必瓜分以資棍徒之欲公府安得而有之且左道惑衆其咎非余而誰諉也

嘉興知府楊公繼宗在郡值歲旱公虔禱於城隍神雨弗應乃用鐵鏈與神同鎖項居兩應始解

一百四十三

近世富貴之家子弟懶怠雖自己作文字亦

用家人謄真此通弊也江右同年友熊君瑞與余同觀政禮部每暇日輒借諸同年會談卷親手楷書之予問其故曰將以貽子孫輩讀之也其勤約如此熊南昌人

一百四十四

余游會稽飲同年家席間宋春元楷談子陵先生關雲長公事曰子陵不事王侯高尚其志人亦有做得的只是加足於帝腹勉強做不來明燭達旦世傳雲長大節然少知義理者或可為之唯斬貂蟬一節非有大識見大

氣槩舉手便軟了此二事真三代以後奇絕事也

一百四十五

居官最害人的是舊規二字董子云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異夫繼治則舊規是好的不會害人殺人何須更改如其繼亂必如拯溺救焚唯恐不速或量度事勢漸漸更新可也徃徃見賢人君子在官亦不免因仍苟且之病然則河伯娶婦西門豹何以連投二三人於水斷絕病根且不聞河伯作祟

彼豈獨無仁心者只為這病根大不得不下此毒藥余初令淦吏書動言舊規余每細細解之曰這是積弊不喚作舊規行之年餘方纔改悟嘗書對聯於堂柱曰敢曰今人行古道祇憐積弊作成規不敢自以為名言然同志者聞亦有取而亮其不欺也

一百四十六

。姚溪施運同名可大祖號隣溪年六十餘鬚髮皤然矣與客對坐時有族叔在襁褓中者乳母抱而過焉隣溪忽竚立客問曰何故答

曰家叔抱過此成弘間人物而又深於詩禮者鍾祥毓秀曾孫聯登甲科者二人

一百四十七

都門故事每朔望門生在官者率往師門投刺予與山西李晉峰尚思俱同麓余先生門人也每往見晉峰刺必出諸袖中蓋止僱一皂帶馬更無一僕可持刺函耳余心服而識之晉峰後選吏部官至都御史先是以解首上春官子永培亦已卯解首

一百四十八

四明某進士為諸生貧時娶室七月而舉子其父納義媳之譜以為孕而嫁也強進士出之後連生子皆七月進士父子始悔之然已無及矣天下之事以急而敗者十常八九此之謂與

一百四十九

韓昌黎河南孟縣人孟即古河陽也嘉靖陰慶間屢有小人欲發先生之墓者纔發即聞雷電聲自穴下起震懼不敢動豈先生為有唐一代正人英靈常在非小人之所能毀耶

身附新紀 卷三
一百五十一
余訪年家凌藻泉公公語予曰昨試小孫輩以文論其論題曰文帝脩代來功孫以告其師師杭州屢試高等生也訝曰漢時止有未央宮何曾有代來宮蓋不知代來為何事可發一長笑秀才名為讀書只學做幾句文字全不看史大都若此予在京邸述以告督學使滕公公然之至浙試生儒必先出子史題作論次出書經

四百五十一

里中陳先生觀號桂月竹先生之父也弘治壬子中浙江鄉試時未有報捷者先生亦無家僮歸報越三日撤鹿鳴宴回有一大紅旂上書魁字時亦未聞有旗帳也弘治壬子迄今八十餘年耳一變而童生進學報者接踵古今風俗淳澆之懸絕可慨矣哉一日語沈鏡宇亞卿鏡宇曰家叔祖嘉靖元年中式時亦不報

一百五十二

吳江曹桐先生詩文高古畫筆尤善年九

身圖系
十二而卒人言先生恃脾氣旺食角黍過多令
一女婢揉其腹因而私之故卒私婢事在曖
昧傷食或誠然也予師唐先生曰盡其道而
死者為正命顏子三十二而卒却是正命曹
公尚有欠缺處

○一百五十三

吾湖沈巽洲先生工部亞卿鏡宇公之封
也家教甚嚴子孫畏憚每夜膳畢子孫俱集
燈火下聽教必至深更寒暑無異一日李子
過訪留飯先生安席鏡宇公居長執杯箸送

先生主賓相對自始至終時先生四子俱侍
並不聞一字出聲其家法如此可敬可法

○一百五十四

吾桐邑同知莊先生其家居懿行不可悉知
一日先生出遊遺被褥於舟內其僕輩無知
而誤用焉先生怒甚至焚被褥而後罷此於
人情似覺暴殄然較之貓鼠同眠之人其賢
不肖亦天淵矣

○一百五十五

萬曆己卯秋試聞諸生在會省者率不衣不

冠行于市予訝其事歸以語姪輩姪輩曰不足為異也吾浙二十年來已然矣余未之信歷詢士友一辭深為士風世道發慨同人道於牛馬自云晉朝人物如此竊恐晉朝亦未必然督學先生既身其官焉得辭其責也
一百五十六
余觀政禮部高南宇先生儀為大宗伯時進諸進士于火房而教之曰揖之與躬躬淺而揖深易辨也今人躬深不異于揖自謂謙恭殊失禮意

今乃減歲入錄何以傳子孫自嘉靖辛丑以前無此事諸生甚不必沿習焉

一百五十七

宋仁宗朝遣一中使召翰林諭德某其人親故見訪却不帶家眷在衙從便於酒肆中款洽趨命不亟上問故即以實情對無遮飾也上復曰慎勿令科道官知之分雖君臣情同父子今安可復得乎

一百五十八

六書之法一曰會意如疾病之疾該用失字

迅疾之疾該用矢字如此顛者甚多
一百五十九

臧顧渚博士云襲裘長短右袂古人右字與
有字通用恐是襲裘長短有袂宜作一句讀
不然短右袂服式何以無人用他用之亦不
雅觀此說雖於朱夫子有悖却似近理

宋一百六十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
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聖
人立言甚有次第毀傷二字意義深長後人

只求顯親揚名更不問身如何立道如何行
與蒙師目孝經為童稚之書總是一般

一百六十一

唐荆川先生集中謂世人之死不問貴賤賢
愚雖椎埋屠狗之夫凡力可為者皆有墓文
此是實事呂南渠先生本母夫人卒先生時
已為大學士矣其墓文止是本邑禮侍陳公
陞所撰未見求之當朝元老墓表行狀
誥命諭祭等文錄皆不載君子之道闇然而日
章呂先生有焉

卷一百六十二

○同門張九山楚城江陵人自為令時已號相知矣江陵入相後意欲援以為同宗而九山又在省中江陵頗注意九山落落求外補去比大叅吾浙駐湖州不佞初自江右歸田不謁郡邑公偶過禾城經皂林迂道入更下訪余割鷄款之劇談良久約以次日同舟至茗上明發差役屢趣同飯余赴其飯一肉外無長物也坐間呼人取神仙菜來予問何以佳名曰請兄試嘗之便見及嘗即吾鄉家常醃

菜爾此公宴客無盛設自作客亦不喜人盛設同給舍京邸每途次馬上相遇必勒馬叙話且曰久欲屈年兄一坐恨不得暇一日予訪之留坐出攢盒六器命酒皆菜豉小果計費不須銀一二分也怡然坦然兩相忘其為薄殆仕宦中絕無而僅有者哉

卷一百六十三

○余曾入會稽探禹穴止一僧寺其寺諸生借寓讀書者十餘人櫛余僕輩所見會食俱用菜腐旬日或設醢魚不知有肉味也而江右

士大夫居顯官亦不忘貧賤呼蔬菜曰舊朋
友可羨可羨東南讀書家若父母供給薄時
不肖子弟必嗔怒子弟自治生多強勉肉食
求如會稽江右甘心澹薄得乎

戴一百六十四

無而對亦

里人王兩舟濟承祖父鉅產嗜學讀書法書
名刻盈寶峴樓騷人墨士日常滿座外若放
浪中實介然決擇有優人乘醉呼公名辱罵
家人欲詰責之公不許一日宴客召其人歌
而侑觴公語家人曰我對客彼立而歌不止

辱之巴公嘗用重值售古鏡一圓出以示門
下客客不加意鏡墮地破其人跣躄不勝公
慰之曰吾前所云重值給君爾鏡實兩許而
致君母芥蒂於懷也其厚德類此公遣一門
客餽其壻屠子以玉牛客匿之負託他日屠
子來詢之曰未嘗見也召其人詰之其人滑
稽善謹袖玉牛至云向日領命送玉牛我嘗
試以價屠子俗物不識也故持還爾今返汝
公明知其詐不欲面叱人過大笑而罷故門
客樂為奔走自來無怨公者

身附系錄 卷三 一百六十五 王孝子世民金華武義諸生也父為族子所傷且死撫世民曰直之官必檢檢則骨折我是重僂我也汝孱有汝母且忍之父死而諸宗人議和捐田五十畝世民飲泣而見母以父之遺命告母曰秘之其姑受田而塋汝父既受田復白母曰家幸給饘粥母食讐遺田之入以共賦役外手籍其數扁固之歲以為常世民自是口不及父時事晝夜讀書入試補博士弟子以至婚娶舉一孺子教弱弟使

亦有成立而其於族子以兄礼礼之每召宴亦往飲食談笑如恒時然歸必識其數幾何族子意世民且忘之然世民每歲旦即謁家祠之父主前而以兩筵蓐卜之不吉則掩泣退至辛巳卜得吉乃走冶工所鑄鋼斧鐫姓名於背而匣焉日伺族子所之一日族子之隔山飲大醉回世民於僻所袖斧揮之中項再斧其脇立死囊其首至家祠之父主前趨至縣出袖中牘誦而授之且出其藏金如干曰此讐畝所出也又出其它鏹如干曰此飲

讐費也願併畝悉以還之官於是世民之母
與其弟皆來代曰其實為之世民不與也世
民曰手刃讐者世民也能撫世民孤者母也
代養母者弟也何代為令義之俾浮繫鹿譙
上具請監司檄會勘謂族子毆從父死者斬
世民殺應斬之人當減徒然法必檢而後獄
可成世民間之慟曰吾所以至此懼暴我父
骨也因自樓投下折足即不食而死御史聞
而嗟賞下邑令為祠令請以所歸田金為材
費御史曰讐金也而資之以祠孝子安乎乃

議發他贖醵成之

又一百六十五

魯宗道字貫夫亳州人仁宗在東宮公為諭
德其居有酒肆在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
公往往易服微行飲於其中一日真宗急召
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
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
上若恠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冀
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公曰
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中使嗟

歎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何
 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無器皿酒肆百物
 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
 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
 曰卿為宮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
 為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為章獻言群臣可大
 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後章獻皆用之

長一百六十六

不佞謁唐師於小廳偶有木匠在廳斲削聲
 響不便領教師不命匠他徙講論如故時方
 大暑未嘗揮扇亦不見其流汗也又一日候
 師師方汎小艇自村莊歸乏僮僕跟隨單衣
 一件師自挂于臂膊間予欲代勞師亦不允
 亡論師學問淵邃不可易及只此細事三件

要學他也學不來不可學也只此臨事
一百六十七 督觀問字俗外
顏子犯而不校先師解曰今人但知顏子不
校難及不知一犯字學他不來弟子請曰何
謂也師曰顏子持已應物決不得罪于人故
入有不是加他方說得是犯若我輩人有不
是加來必是自取所謂夫人必自侮然後人
侮之也何曾是我輩未須學不校須先學
他犯字弟子心服其言
一百六十八

嘉靖乙丑杜靜臺先生備與不佞俱下第不
佞館於董宗伯份先生館於錢 駕部鎮不佞
執贄拜先生門下一日侍講席不佞不能慎
言偶語及友人過差先生正色曰攻其惡無
攻人之惡臨川何為如此不佞慚謝罪嗚呼
未俗弟子初學為文其師鮮有加面責者此
先生所以為真道學歟

一百六十九

余聞之杜靜臺先生曰宋儒有一門人素博
聞廣記詩書滿腹忽遺不如意事冗冗年餘

昔所有者盡昏惰若忘去後靜養山中又許
故學旋復馬隆慶丁卯余肄業都門崇國寺
覺此心頗清乃少年所讀文字不加溫習悉
能通篇成誦信哉先生之言不我欺也故知
學以養心為本

溫飽富貴之家不能廢僕從勢也彼僕從求
悅其主人何所不至所貴乎高明者有禮義
以制之耳余有一良友同筆研最久每見其
小便童子執溺瓶以玉莖入之余輒隱諷不

改此友後不果壽以明經卒逮不佞年漸長
目見前事又不止二三人矣

余垂齠時領先贈君命嘗赴親隣之席水果
不過五盤殺不過六盤湯不過三盞此喜筵
也若歲朝隣人相呼坐客或五六人或八九
人俱用冷殺四品以有蒂磁鍾輪飲並無一
客一杯者自予弱冠以後而此風杳然不可
復見矣

唐一庵先生自少至老與人拜帖及書啟莫不出自手筆江西新淦黃仁山歷官給事中知府予至淦公年已八十有二其親書拜帖手啟亦與吾唐先生同蓋前輩持身以勤又寫字可以驗精神衰旺故其用心如此
不一百七十三
六一
余少時見一隣人施姓者於余家亦瓜葛親一日持古磁大碗問余太孺人典米數升予幼弟誤擊碎之太孺人驚懼曰此古器也彼欲原物將何以償焉越數日果持米來太孺

人以情告願加米數升抵償施佛然曰孺人何出此言我自以碗來典非汝強我也竟投原米執碎碗而去嗟乎辭受之節富貴人識者罕有况貧者乎此事若在今日則其說長矣何可湮沒不書也

一百七十四

隆慶丁卯歲大江以南流言選取宮人民間女年八歲以上者俱嫁出良賤為婚不可勝紀鎮人陸君相有女年二十衆勸從權陸曰萬萬無是事也
皇家選宮女須用此

人南人必不與選萬一吾女與選何福勝戴
吾當親送入宮耳女竟以禮如期歸時俗元
旦供天馬設香燭糕果名曰接天君曰吾家
房子窄小何能容太上天尊違衆不從其他
賽神事一切不尊不信可以訂頑公殆賈而
儒者矣

不佞一日對客嘆曰天下最誤人的是體面
兩字客曰何也曰假如吾家間房借人住初
先不察賃與做賊人或悖義逃來之人自己

先不是了至官府詰捕主人來跟尋一切聽
之連忙說我家不是已是遲了若主人要爭
體面家人又貪些酒食錢財極力庇護不容
勾攝掌管自云吾家體面好看殊不知外有
體面內有肚腸信等都是肚腸一團私欲的
話頭但知有己不知有人惡在其為體面之
好看也客笑而退

郡中有富翁家可萬金其父原以剋剝細民
起維之以禮義流之以寬仁猶患其弗能久

也乃縱慾不檢私其親侄之婦身不嗣姪婦
之子嗣焉卒未踰年而家已蕩盡無卓錫矣
君子曰天道好還宜其然乎

一百七十七

余少聞先贈君云無錫縣有一老人當除歲
夕賊穿壁入其室老人起而執之則隣人子
也老人不號于無私語之曰賢侄何至此汝
父與我頗厚想其貧迫不得已而為之耳贈
百錢為度歲計贈數百錢為資本頓首謝
去愧不能故土石遷之他方頗有樹立越數

年買舟訪老人夜分至門外看見一人縊其
門呼同舟人為擡至舟上棄之湖水而去又
踰年再訪老人告以前事老人曰藉君之力
多矣前死者日間曾與小兒鬧來竟不得其
死踪兒倖得免施者報者蓋兩付之忘言云
一百七十八

盧國之醫姓秦名越人號扁鵲漢長沙太守
張機字仲景號長川公著傷寒論金河間人
劉完素字守真號宗真子又有曰子和者宛
人即張戴人是也李東垣元初人名杲字

明之號東垣老人有濟生拔萃十卷行于世
一百七十九

醫者意也得其方而不得其意為庸醫其害
可以殺人得其意而不局於方為良醫其功
足以濟世昔湖人有患食戍肉停滯者諸醫
悉用消導之劑愈消導元氣愈薄停滯愈不
通垂絕延周用仁治之用人參大補之劑諸
醫驚愕不踰時停滯大通矣驗之皆大塊戍
肉蓋食時倉忙不暇細嚼所致也周名濟明
州儀鳳橋人

一百八十

萬曆五年平湖縣有一木匠其妻通於僧僧
以箱籠衣物寄其家姦婦悉盜之比索止返
箱籠僧訟之令令不責詰僧姦罪竟以盜寄
之罪罪匠匠不堪大怒提屠豕利刃奔入邑
堂先殺一皂令從後堂奔入匠追及之僅傷
令一指瀕死匠若發狂人不能執縛後卒升
屋擒之夫令一邑之主也一事少不當於民
心禍遂至此民風民情可畏哉

一百八十一

陳全

蘇州人父以牙

人起家積累頗富喜游蕩入南京日與諸名
妓狎亦多巧智善譎家為蕩廢先是有客托
千金病其家卒客子來求金隱閉不登及生
全聲音笑貌儼與客弗殊也其母不知父獨
自知曰索債者至矣果報之驗安可云無

一百八十二

吳江錢皓女如潔許嫁按察僉事曹公璞冢
子糖糖有廢疾不能娶自願解盟錢氏不聽
曹乃先娶中人之家沈氏女與居以膏之糖

終不知夫婦之道及糖卒錢始更許烏程溫
氏女聞累日不食毋強之乃食止蔬食扣其
故俛而不荅至溫迎娶女知不免乃佯乞沐
浴遂闔戶更衣書于寢壁云前緣已定禍福
同當等語遂自經死年二十六遺書與其姑
董求葬曹氏墓側從之沈氏終為室女亦無
二志人有勸之嫁者沈作色曰錢氏未歸于
曹者尚能舍生而不改適我之歸曹久矣何
以嫁為年八十五時人目之為雙烈云並蒙
恩旌表

婦人女子之隱行冰霜爭繁者頗多惜其不傳於人間而苦於無力奏聞泯泯泉下可哀也予長女有乳母姚者王某之妻鄉俗催乳母約以三年為限彼意謂必限滿此是夫婦會合之期執之甚堅乃一日夫家住頗近偶出看其祖父夫樓抱求媾媾之而隨孕焉孕三月婦惶恐不勝口稱曰吾羞見老爺蓋指余也連日求死者再予令女使解之曰多少做乳母者不惜廉耻汝親夫相會得禮之

正於事體何妨萬勿介意而余內人輩亦數四解慰之婦竟不從多服水銀而死予率長女殮而奠之大為號咷云君子曰姚氏婦雖細人妻亦可以當烈婦名矣

用一百八十四 夙稟不

婦人女子性有偏僻非人所能救藥者儘多予友施君矧其母氏囊橐不下千餘金悉以私其女若壻頌君矧行馬施君偕其妹氏妹夫不但不怒於言不怒於色恬愉和易終其身若忘其母之有是蓄而付之不聞也其賢

於人遠矣易曰君子厚德載物施君以之然
而天之所以報施君良亦大且渥矣

卷一百八十五

侍郎少吳沈公夫人花氏予表兄嫂也予長
女出閣辱夫人來送一切珠翠文綺屏絕不
用此夫人天性夙稟不足為羨素冠平金弋
縞衣作客僅同中人婦一老婢隨身更無少
年艷粧夜與張氏媪共榻起君如如然也沈
氏後昆藉其厚庇其昌熾寧有艾乎

卷一百八十六

婦德闡行非出自天成則父母訓誨漸染所
自來也予兄東野繼嫂吳氏靜正簡默婉委
柔順事先贈君最孝自奉甚儉款客唯恐不
豐婢僕有過不見聲責平居不輕言笑言必
出自真誠雖導以誑譎弗屑也東野兄暑月
當飯嫂每從傍輕扇予偶及見荅予揖傍扇
弗輟也自少至老與兄未嘗有反目時仍女
流上乘人物云

義米本末啓夏少府

荒鎮建館之地一河相距其東曰青鎮隸桐

鄉西曰烏鎮隸烏程不佞目擊萬曆十六年
斗米賣銀一錢六分饑莩塞路正懷所以豫
後之計而何公祖下車亦蒙軫念商及故不
佞免醫士方時吉對渠同鄉典舖商人勸諭
幸商人凡九典仗義樂施各捐中白米二十
石共得一百八十石青鎮八典計一百六十
石烏鎮一典止二十石爾不佞又同舍親夏
冲寰各出米三石以風青鎮居民共得一百
石其烏鎮居民央耆老唐國憲王漢齡亦行
勸諭竟乏好義者升合未之有也不佞以數

報何公祖相約此米萬不可報上司以滋查
盤出入之弊家下貯一百石餘寄頓放實之
家數人俱不佞親故必無踈虞者不知何公
祖何意報守道張老公祖張老公祖曾面諭
不必申報盖有以燭將來弊竇之微也逮常
平倉既建又不知何公祖何意欲將義米入
倉不佞力陳收發不便不蒙見允入倉訖一
百仍貯家下何公祖亦曾令黨正出陳易新
柰何黨正各行其私春時即領賣銀盤放至
冬買下等雜色米充數易於滛濫即今七月

所發之米甚惡是已敝鄉大戶貯米大都賣
於七八月青黃不接之時何公祖奉委日多
早發甚賤其貯家下九十石零以八月間發
賣得銀七十六兩零照黨正賣數每石多銀
二錢零此二十六年事即此可徵在官倉在
民間在家下之應與不應有利無利矣夫郡
邑各有疆界不幸遇災荒上司郡邑賑濟
亦有疆界常平者穀賤則增價而糴穀貴則
減價而糶以利民也此義米三四百石一遇
災荒止可量力分投央得過之家煮粥以膳

饑民粥不給或人與米一升二升爾此不佞
初意也若謂之常平則災荒時便當減價便
民恐不須一日之程千石可罄况止三四伯
石哉且何公祖亦幸不值災荒而去爾若值
之則此三四百石之米青鎮四郊之民孰不
知有此豫備也難道全以力主張混同烏鎮
饑民一槩給發若一槩給發勢必相聚為亂
其烏鎮可發可濟者止有二十餘石爾雖商
人八典義助跡似公物然亦藉青鎮之人有
此當房容商開典而後有此義米實與青鎮

米同終不可謂烏程米也本館前謂止可云
義米不可云常平事理甚明今若欲移而貯
之湖州烏程倉則青鎮之民粒米無望即有
當路許容遇災給領竊恐遠百里而待哺關
支其驅窮民於必死可預卜者願一籌之不
佞年迫七十何乃自苦求管此米第免編倉
夫可以絕其偷盜糶糶以時可以年年增米
不幸而荒又可就近發賑家下所貯另為一
室不混食米懸有官米之牌及寄頓民間全
數以時報署以憑申道不審尊裁何如倉夫

閱朝漢曹彬虧欠米四十石九斗零望一併
留神不妨以此故抄白呈各位老公祖即求
畫一高見顯侯顯侯

見聞雜紀卷之三 終

長門雜記卷之三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characters, likely '東京' (Tokyo), overlaid on the page.

